

國人皆曰

汪精衛賣國

第八輯

正論出版社編行

# 目錄

- 一、肯亡國就調整要救國就抗戰
- 二、大家要加強抗戰來回答汪逆的賣國密約
- 三、快臨末日的敵人
- 四、和平乎？賣國乎？
- 五、汪賊與倭寇——一個心理的分解
- 六、日汪祕約妄想推翻世界和平
- 七、從日汪祕約揭發敵奸原形
- 八、對日汪祕約的感觀
- 九、敵汪祕約協定
- 十、汪兆銘的自供
- 十一、無所謂成功與失敗

目錄

吳敬恆

張繼

栗楚儉

陳誠

傅斯年

余卓堅

阮有秋

伍重光

未明

上海中美日報

新民報

目 錄

附

「新中央政權」是什麼

「我家脫險的前後」

一片討汪聲 (二)

二

陶希聖

陶琴薰

# 肯亡國就調整要救國就抗戰

吳敬恒

(一)

汪精衛一班臭毛賊，是可惡的，他們要想接受的調整，就是亡國以後的調整，他們却巧妙的替亡國調整的毒藥上，罩上一層和平的糖衣，上面還刻了救國兩個字。想欺騙同胞吞下肚去，替敵人告成了滅國的大功。

大家想想看，這個調整如果實現，還有什麼國，還有什麼國可救，所得到的和平，就是叫我們服服貼貼安分的做亡國奴，讓敵人不要打仗，和平的到中國來發財享福罷了，現在的朝鮮，「滿洲」，同我們一切的淪陷區，不是都有這種大同小異，變相的調整麼？請問朝鮮，「滿洲」，及淪陷區的人，你們人格體面能夠保存麼？鞠躬打耳光，是常常可以吃到的小點心，性命財產有保障麼？主人翁倘有需要，遇到幾個浪人，也可以把性命財產都交給他，汪精衛等自己遺受過的，就是一個好榜樣，如果他們不是嬉皮扯臉，做盡妓女的媚態，就可以受支藤的訓飾，受喜多的漫罵，他們已經嘗到亡國奴的滋味，不過一面戀着銀子，一面要保狗命，清夜自想，忍痛罷了。

不要發昏呀，難道這個調整，也同從前的什麼不平等條約，什麼協定一樣，祇是一個不平等協定麼？一二八以後，訂了幾個協定，還容許我們在過去的三五年裏頭，加緊訓練

國人皆曰——漢奸汪精衛

，才有現在這個很辛苦的抗戰，若這個調整實現，我們要訓練，非得到他們的允許不可，他們肯允許我們訓練了去反抗他們的麼？那末如果想翻身，推翻滿清，是等了二百七十年，推翻這個調整，恐怕要等二千七百年了，那班毛賊勸大家負羞辱，就是永遠負亡國奴的羞辱，勸大家忍苦痛，就是永遠忍亡國奴的苦痛，所以到了現在，只有三條路好走：

（第一條路）如果不甘，輕易的永遠做亡國奴，就止有抗戰到底，死裏求生，并且勝利了，便建國必成，把總理所祈求的中國之自由平等，反馬上可以實現。

（第二條路）既不敢抗戰，又不肯做亡國奴，止有自殺。

（第三條路）昏了頭，不研究這個調整的毒辣，糊裏糊塗，做了永遠的亡國奴，等到人格體面不能保存，性命財產沒有保障，懊悔嫌遲，止有氣煞。這種調整，朝鮮「滿洲」，都有訂着的，如果還認為不算亡國，那末朝鮮也沒有亡國，「滿洲」豈是真正復國，豈不叫三歲小孩都要笑煞麼？調整裏面，所謂「緊急調整」，就是馬上交付現貨的朝鮮「滿洲」，所謂「逐漸調整」。就是預約交貨的朝鮮，「滿洲」，真是不折不扣的亡國。

(一)

聽了我上面所說的話，就知道那個調整，完全是已經亡國後的調整，假使他能夠摧殘了我們整個的抗戰，也不過有這個調整，這是近世界的新法子，把征服國的招牌留着，實際都叫「調整」去一把的蓋了起來，從前元朝滅宋朝，清朝滅明朝，都要換招牌，是陳舊

的老法子，反大傷亡國奴之心，并且戰勝的止想做人家的晚娘，看亡國奴止是隔肚皮養的兒子，待遇止是些少差一點，現在的新法子，是不換招牌，不叫亡國奴過分的注意，自己認做是辦理畜牧公司的主人翁，把亡國奴看做可以增加他財富的畜類，止需優養幾條亡國奴裏面的惡狗，叫他自己看守自己的牛羊亡國奴，叫他自己宰殺自己的雞豚亡國奴。

樸寇是最喜於摹仿的，所以他滅朝鮮，就有朝鮮王。不換朝鮮的招牌，主人却叫做總督，他佔據「滿洲」，也拉乳臭的薄儀做「滿洲」皇帝，不換「滿洲」招牌，主人却叫做顧問，照了那個調整，將中國的真主人，也叫做顧問，是他已定之局，惟有分立幾個偽政府呢。還是立一個偽政府，一班軍狗，各有主張，「元老蟲臣」就主張立一個偽政府，用調整來暗中劃分，那末依舊釋你們中央，并且依舊也有黨部，可以叫麻木的「支那馬鹿」減少衝動，所以那個調整，就想要作成汪精衛去簽字，但汪精衛靠得住麼？却有同道的高陶，已經替他脫了褲子，汪精衛有價值麼？不但一做漢奸，被全國唾罵，連王克敏梁鴻志一班小漢奸，也做他的先達，瞧不起他，因此日本就陸軍，海軍，內閣，議會紛紛聚訟，叫他們的外交無路可走一樣。

汪賊要想立一個進門的大功，想起敵人要完全摧殘了整個抗戰，才能得到那個調整，還要化如何巨大的損失，况且又會變成我們抗戰却勝利了，那末不但調整得不到，還要寫悔過書，於是替敵人想出一個容易而又好聽又穩固的方法，就是送上一分大禮物，叫做「和平救國運動」，敵人自然也馬上領悟，連一班狂妄的軍狗，也肯把震天響的「磨礮」聲

浪，完全收起，最近外相有田，就在議會裏宣布贊成「和平救國運動」，汪精衛說救國，自然好聽點是救中國，那末敵人的近衛，米內，有田，下至一班軍狗，都來救中國，豈非是太可笑的滑稽，周佛海的笨賊，常要算他會說漂亮話，曾經說過，「打仗再打下去，不但於中國不利，於日本亦不利，」周賊能「顧到日本的不利，或者日本也拿救中國來報答罷，然而恐怕倭寇沒有周賊那麼蠢笨，他們的「和平救國運動」，救的自然是日本國，讓我下面再交代和平運動幾句，然後來說日本的救國。

(三)

說到和平運動，若叫萬國公道來判斷，必定說：「破壞和平的，乃是侵略的日本人，不是抗戰的中國人，汪精衛說，要中國人不抗戰，日本人才肯撤兵，是歪曲得太可笑的，叫中國人在日本軍人前去表明不抗戰，乃是繳械投降，爲什麼受了人家的侵略已經到困難的時候，反要對敵人去表明不抗戰，送上去投降，除了最愚蠢的禽獸，誰肯如此呢？况且世界上也決沒有這個道理，倘日本人真想和平，最容易的請他同日從東三省起，到海南島止，自動的把軍隊一齊撤回去，你相信最愛和平的中國人，會去打悔悟的落水狗，截斷日本軍隊的歸路的麼？我們世界上的人通不會相信的。

若說日本已經化了錢財性命，不甘願這樣，那末中國人「閉門家裏坐，禍從天上來」，化去錢財性命，多過日本幾倍，必定要叫人家受大損失的，不好算賬，却爲了自己的

小損失，反罰被侵略的投降，要寫了亡國調整，讓他永遠駐兵，這不是和平運動，而是搶劫運動，不是「皇軍」。而「皇軍」，不是一「聖戰」，而是盜劫，日本人知道戰下去，將要不利，却鬧出這種欺騙方法來取巧，也卑鄙極了，汪精衛肯幫敵人說只種不愛顏面的話，也頑劣極了，好了，既世界公道人不能不如此說，我就對於和平運動也不多說了。

#### (四)

賊寇存必要併吞中國，是他們不折不扣的國策，又經過這番辛苦，自然更不願放棄空中樓閣的實現，拿幾件近事看起來，汪賊騙人，說近衛肯先撤兵，加藤就馬上譴責，又美國人問他們處理中國事變有無條件，馬上回答，死了七十萬人，不能白死，齋藤在議會裏作一個「東亞新秩序」的疑問，馬上鬧得天翻地覆，就付懲戒，那末何以又來贊成汪賊的和平救國運動，因為這個運動如果成功，在中國是和平亡國，在日本實在是和平救國，何得不從少壯軍狗起到元老蟲臣止，一致起來贊成呢，止有少數齋藤之類的蠢東西，却有懷疑，何得不遭懲戒，這個和平救國運動成功了，在日本救出來的有四種好處：

(第一) 救得最便宜，如果沒有這個運動，不知還要耗損多少國力，喪失多少狗命，還要運氣好，方才能得到同胞的一紙調整，現在竟可以吩咐汪精衛來欺騙他自己同胞，自動的送上和平，一張亡國調整，圓滿的取到，保存了多少國力，救着了多少狗命。

(第二) 姑且先救一救，就使這張亡國調整，將來或有不堪忍受的反動，現在和平了

，把兵力休養了一年半載，我們在那個調整之下，自然不能有什麼準備，如果妄想反動，那就泰山壓頂，可以立刻銷滅，而且養足了他的兵力，把這次沒有受到軍災的地方，一定也要給他一個下馬威，也燒殺奸淫擄掠一番，才能服服貼貼，一律依照調整而行，又可再加一個新調整，即使十分難堪，也要叫你堪一堪，因為沒有受過兵災的人，不曾認識「皇軍」的利害，也必定要叫你認識一認識。

（第三）能救他們現在可得的實利，他拿了亡國的調整，沒有了抗戰的後顧，軍隊止要留着少數，大半可以撤回去，於是用中國的資源開了保存着的兵費，許多退伍的人力，拚命的生產，乘着歐戰，又可以像前次的歐戰，大發其財，雖然依他的調整，中國應該付與的賠款，或者也有二百萬萬乃至三百萬萬，然而要擠出這許多的鮮血，要分幾十年才能擠得出來的，那裏及歐戰當中的發財，可以一年半載，就把三年所耗的戰費撈了回來，而且進一步，還可以走意大利的路，接濟德國，叫英法爲難，說不定居然可以早日達到南進政策，去南洋搗亂。

（第四）賊寇嘴巴雖硬，骨頭實在已經酥軟，所以他自己可以發生的災殃，必要早早自救，又可以分了三小點來說明，（一）他已把全數的陸軍，頓兵在山岳地帶，勻布在七八千里的緣邊，退既不能，進又不可，即使我們一時尚不預備大規模的反攻，他的全部軍，却已經蛇吃黃鱔，直進煞了，只剩一個海軍，算可以虛張聲勢，然無論海上有他的新敵人來，陸上有他的新敵人來，他人海軍之後，必定同着陸軍回來。若單單止來陸軍，必

來上一大批，賊寇既無陸軍可抽，拿什麼去應敵，（二）眼看得失了可發歐戰財的機會，倒還要羅掘應戰，民間的怨聲四起，齋藤已經宣露，應付已十分狼狽，因為侵略是少數人的榮譽，人民沒有好處，不比抗戰，是個個人怕永遠做亡國奴，人人自救，所以米內做海相時，去年四月，曾在議會說過：「統制得太利害，就會亡國，國防太巨大，也會亡國」，米內實比現在的齋藤，還要瞭亮，不過他近來做了首相，牽着不折不扣的國策，不能再進這種忠告，當他去年說話時，他有海軍勢力，少壯軍狗，無如之何，所以未遭懲戒，但足見他們的內顧之憂，實在將要不可收拾，（三）米內所謂國防巨大，也會亡國，即暗示窮兵太甚，決可以發生蹉跌，中國從前六朝的苻堅，有六十萬兵在八公山之敗，外國也有拿破崙長驅到莫斯科之失，少壯軍狗，也能知我們的愈戰愈強，（只話頭稍長，後面再說），燈草繩往往會牽倒了石牌樓，自是應有的戒心，止要一個大敗，可以像木排的牽連倒下，歷史上有不少的例證，如此非但全功盡棄，而且牆倒衆人推，他人可以四面乘之而起，那末非但不能得到我們的亡國調整，還會自己不能不寫一張永不侵略的保證書給別人，所以他們現在都願意捲起「膺懲」的招牌，掛着「和平救國運動」的新旗子，想靠了汪精衛的狗福，得到便宜調整，容容易易來亡我們的國。

（五）

我們引敵深入，叫他全國陸軍，一齊陷進了七八千里長的一個大泥沼，他就無從速戰

速決，我就儘可長期抵抗，銷耗他的兵力，銷耗他的財力，這是以弱敵強無可奈何，一定不移，自始即人人贊同，共信可操勝算的一種特別戰術。

現在歐戰差不多也在那裏使用這個戰術，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六夜間在國防會議宣布這個戰術，汪賊夫婦，當時也假裝着興奮的贊同，何以後來又借着失地太多，希望歸罪政府，動搖人心，以利敵，去做進見的贊儀，現在由他們一班毛賊，自己招認，他們已暗做了漢奸有五六年，我們把賣國賊當俄同志裏頭的大人物，真是悔氣星鑽了進來，應該受他一時的小小搗亂，幸虧晦氣星竟飛到敵人那邊去了，敵人也被他弄得七顛八倒，現在我們姑且不提這班毛賊。

我們且來說愈戰愈強的理由，大約都是同我們用的戰術有關係，我沒有遇到軍事專家，我是將大家所知道的說點膚淺的理由出來，叫我們明白一句愈戰愈強的大概，證明不是瞎吹，還有許多祕密的強處，當然我們不能知，軍事當局亦不叫人知，惟可以猜想，戰戰兢兢，準備了兩年半，那祕密強處，一定還有，一定多有，所謂膚淺的，與戰術皆有關係的，約有四端，可以略說：

(一)何以敵兵未全出之時，我往往不能堵截，及彼罄全國之師而來，延長了七八千里，各段敵人皆有重兵，何以我們倒一一堵截，使彼一年半之中，各處不能寸進，而且鄂北，湘北，粵北，反遭遇三次大慘敗，只容易說明，起初我們的兵力分在巨大的全國，但集一校較強的兵力，堵截一處，他却不斷的調到大最新兵，并力猛進，我就上他速戰速決

的惡當，上海我們損失不小，就是一個好例，現在他已全師盡出，我們把分在全國的集中到泥沼後面，力量恰正相當，他止能一處顧得一處，無力可并，我恰能一處對付一處，無懈可擊，冷不防却又可以在一處給他一個慘敗，他不但無兵可補，而且無人可練，我們所有可以自豪的，就是人多，我們却愈練愈多，練到相當的多數，自然將猛烈的反攻，就要對他不起了。

(二) 戰前他的軍火充足，我們軍火缺乏是無可諱言，他們採用速戰速決的戰術，就把軍火濫用，不說別的，他們現在在淪陷區的少數防兵，夜間用一個橡皮人守門，狗把橡皮人撞倒，橡皮人身上的鈴子一響，裏面馬上用機關槍亂搖，只如同富家兒郎，隨意揮霍，就是你看他把飛機轟炸不設防城市，所轟已有幾千處，許多老百姓慘遭他的毒手，只算什麼目的，若說示威，人家非但不怕，而且愈激愈怒，就是全世界也恨他是無意識的野蠻舉動，大約是表示他的軍火富足來恐嚇我們鄉下老百姓，却有一個西洋人笑他炸彈是用的黑藥，足見他揮霍已經竭蹶，我們採的長期政策，軍火自然格外寶惜，從前人稱贊廣西兵，不肯輕發一個子彈，發則必中，現在我們一律皆用只個法子，我們的軍火，不會浪費，所以倒反要比他夠用。

(三) 我們從前國防不充足，無可諱言，上面已經說過，然而不充足，當此救亡如救火，不能不相當的補充，乃自然的趨勢，在兩年半裏頭，得全國同胞幫着政府努力，補充了又不浪費，居然出乎意外的充足起來，例如我們的飛機，一天一天練得很高明的，增多

起來，數目也時時添增，所以我們有飛機的地點，敵機便不敢飛去，飛去亦必遭損失，我們自然不會去亂轟自己沒有敵人的城市，所以似乎我們的飛機，沒有敵人出動得熱鬧，我們要末不去轟，一轟有如漢口等一個機場，就轟去他飛機數十隻。

(四) 我們精練的軍隊，因為年數不多，自然練得亦不多，只又無可諱言，戰事起了，倉卒成軍的，自然更來不及精練。

哈哈，幸虧只兩年半的戰爭，多謝敵人，自動的設計多流動軍官學校，送來我國，讓軍來實地練習，只種實地練習，斷然不是學校所能得到，所以彼有所長，已為我軍所盡知，且知道其技亦不過爾爾，我們傷於救亡，兩年半中，豈敢不升天入地，向世界另尋新法，老古話說道，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例如一二八時，我們已能挖最新式壕溝，敵人還是挖的德國老式的壕溝，等到他在看見了我們的壕溝，他也曉得面孔紅了一紅，彼等自以為天下莫強，恐怕現在我們學到的，他還有不層出的罷。

以上四點，略略一說，其餘也說不能盡，大家知道我們愈戰愈強，絕不是瞎吹，不然，為什麼我們倒反對「和平救國運動」，贊成的偏是少壯軍狗呢，可見得我們的愈戰愈強，他早已覺得八十歲老娘，被倒縮孩兒跌了，他知道這種體面，決不好失，所以要知難而退，不如叫汪精衛來騙着一張亡國調整，又達目的，又保體面，可見少壯軍人，不只是蠻幹，也會要把戲的，然而這種叫做既不能強，又不能弱。凡特強的蓋世英雄，都如此失敗的，少壯軍狗，豈能逃出例外呢？

# 大家要加強抗戰來回答汪逆的賣國

## 密約

張繼

二十九年二月十日在中央廣播電台講詞

親愛的華北同胞們：自從高宗武陶希聖揭發敵汪密約，即所謂「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以後，汪逆精衛的賣國大陰謀，就完全暴露了，汪逆自從辛亥革命暗中幫助了袁世凱，竊取中華民國以後，一天一天的變成瘋狗式的下流政客，一年一年的演變下來，今日就想做倭奴的兒皇帝，這個密約是汪逆妄想滿足他做「兒皇帝」迷夢的個人行爲，實際上是半文不值的一張廢紙，這不但絲毫不能影響我們的抗戰，反而因爲這個密約暴露了倭奴滅亡中國的毒計，證明汪逆的喪心病狂，使那些堅決擁護抗戰的人，將更加英勇奮鬥，以冀早日驅逐倭奴於國門之外，也使那些對倭奴認識不足，或被汪逆如簧巧舌所迷惑的人，澈底覺悟到只有抗戰到底，才是生路，中途妥協，就是亡國，這是說敵汪密約，不但不致給抗戰以不利的影響，反而要大大加強我們的抗戰力量，倭奴想利用汪逆的賣國行爲，來達到牠征服中國的野心，完全是一種妄想。

親愛的華北同胞們，我知道你們看到了敵汪密約，一定要比別處同胞特別的憤慨痛恨，敵汪密約從地理上說是全面的，因爲無分東南西北，倭奴一處也不肯放鬆，從性質上說

也是全面的，因為一舉凡中國之內政，外交，軍事，財政，經濟，資源，貿易，交通，航空，教育，文化等等，莫不置於日本統制監督之下，尤其華北地方，倭奴一絲一毫都不放鬆，箝制得你永遠也別想翻身，同胞們，我們不惜最大的犧牲，轟轟烈烈的奮鬥了兩年有半，所為的是什麼，難道是為着挽救這張賣身券嗎？當然不是，我們是為爭民族的生存，為爭國家的獨立，也即是為爭取我們大家的自由幸福。

親愛的華北同胞們，你們這兩年多為國家民族艱苦奮鬥的情形，兄弟去年曾跟北路慰勞團，到華北去親眼看見很清楚，前線後方和敵後軍民敵愾心的旺盛，軍民合作的密切，大家都在最後勝利的大目標下，做着最艱苦的鬥爭，絲毫不帶一點勉強，這種精神，這些事實，就使倭奴不能不由軍事上的征服，改為政治上的誘降，這次暴露的敵汪密約，就是證明倭奴對華軍事已無辦法，居然異想天開，要借汪精衛這個活死人來做上台的地步，那是一種無可奈何的焦急之情，不是灼然可見嗎？并且敵汪密約同時暴露了汪逆精衛的狐狸尾巴，就是再忠恕厚道的人，也要把他恨入骨髓的。

民國四年的二十一條件，日本併無領土的要求，不過欲樹立特殊勢力於山東，獨占南滿及東蒙的利益，及防止他國染指中國的土地，此外則要求合辦大冶鐵礦，萍鄉煤礦，又要求聘日人為政治財政軍事等顧問；中日合辦警察機關及軍械廠等等，但是敵汪密約，却是既要我們承認偽「滿洲國」，即是事實上將東北四省割讓給他，又要我們賠償所謂日本帝國臣民的損失，此外還要在華北華中華南駐屯軍隊，且限制中國的軍隊和警察僅限於治

安及國防上需要之最少限度，並且這些軍警顧問教官及武器，都要由日本供給，在經濟資源的開發利用上，中國須給日本以特別之便利，即是全歸日本獨占，限制中國工業的發達，使永爲日本工業原料的供給地，在政治上把全國分裂爲幾個小朝廷，好便於敵人的統制，此外財政交通航空通信教育文化等等，都要受日本的統制，至如設置日人顧問，更是不在話下了，這樣看來，馬關條約和二十一條件，中國所受損失，是局部的，而敵汪密約却是全面的，即是說敵汪密約要整個滅亡中國，所以說敵汪密約比馬關條約和二十一條件還要苛刻十倍百倍，比汪逆所根據去做賣國談判的近衛聲明，也還更毒辣，更兇惡，帝國主義對於他的屬國所施的種種箝制，實際也不過如此，馬關條約和二十一條件，是四十幾年來中日關係史上最讓我們痛心的事，但是甲午之役，中國既在軍事上毫無辦法，政治又四分腐敗，不能有爲，民智固陋，民心尙未覺醒，才作城下之盟，訂立了恥辱條約，民國四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條件，那時袁世凱正想自做皇帝，所以對日本屈服，惟有汪逆這次的對所爲，除了汪逆想學石敬瑭做兒皇帝的漢奸頭子以外，沒有別的理由，因爲我們這次的對口抗戰，上自政府下至人民，沒有一個不是忠勳奮發，萬衆一心，經兩年半的奮鬥，已陷敵人於軍事上既不能進又不能退的境地，經濟崩潰在即，政治危機日迫一日，外交又完全孤立，美國且將對自實行經濟封鎖，我却得道多助，無論蘇英法美都給我以物質上精神上的援助，總之，無論從那一方面看，今日情勢的良好，都不是清末民初所可比擬，我們可以說，最後勝利，已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就在這個民族復興的良好形勢之下，汪逆竟喪心

國人皆曰——漢奸汪精衛

病狂，妄想把整個祖國賣給倭奴，尤為罪無可赦。

親愛的華北同胞們，從今後我們更加認識我們對敵人只有抗戰，只有勝利，絕對沒有妥協的可能，沒有和平的可言，中途妥協就是滅亡，敵人槍砲下的和平，就是奴隸的和平，滅亡的和平，我們要以更堅苦奮發的抗戰，來回答更下秦檜一等的汪兆銘這個賣國密約。

我們應全國一致在 領袖指  
導之下誅除各種漢奸國賊

# 快臨末日的敵人

葉楚倫

二十九年二月十日在中央廣播電台講詞

各位聽衆：今天的講題，是「快臨末日的敵人」，這句話或者有人以爲是空洞的，但是我們可以拿事實證明他準確有據，敵人自從出其無名之師侵略中國以來，他不但在國內的困難與時俱增，在國外的環境也日益惡化，這個不單是已註定了他的前途失敗，阻止了他的侵略進展，而且很關係他本身的存亡，事實上他已經到了內憂外患兩種亡國的命運，而不能自拔了，現略舉例以爲說明。

經濟是一個國家最重要的立國基礎之一，現在敵人的經濟情況怎樣呢？已經是山窮水盡了，他們的公債，已發到不能再發的地步，去年發行的公債，無法推銷，多數成爲廢物，市面上充滿了通貨惡性膨脹的狀態，國內的生產，隨戰爭的延長，天天枯竭，國外的市場，隨戰爭的延長，漸漸斷絕，現在他正如一隻脫完了腳的螃蟹剩下一個肚子，自己扒已扒不動了，還有侵略的餘力麼？一個國家的力量，一是兵力，一是經濟，而兵力還是要跟着財力走的，因爲他經濟力已盡，所以國內無論米煤等日用必需物品，都發生空前未有的恐慌，由於這種恐慌，人民感到無窮無限的痛苦，因而發生普遍的濃厚的反戰怨戰情緒，這種情緒，不但在他國內如此，即驅送來華作戰送死的軍隊，也都是如此，這樣他不但

不能再維持其侵略戰爭，並且連國內的治安，也要難以維持了，這是就經濟方面說明他內憂的真象。

再講他的外患，本來敵人自以爲是軸心國的一份子，可以無所顧忌，睥睨各國的，現在呢？所謂軸心也者，早已無形折斷，德國義大利各自應付歐洲局面，還覺得自顧不暇，三國軸心徒已成爲史料，敵人嘗以此欺騙於國人，驕傲於國際，現在欺騙驕傲的工具，已告折斷，敵人自己也承認這是他的致命傷，何況其他各國對他這種並世無比兇暴殘忍的侵略行爲。都有嚴正的表示，如最近敵機濫炸滇越路，引起了歐洲莫大的反感，尤其是美國朝野，這幾個月以來，那種公道的主張，如禁止日貨進口，禁運日本貨物，真是使敵人民窮財盡之餘，又斷了一個很大的生命綫呢，總之，敵人在國際上所遭遇的，原來或可幫助他的，現已一個個起變化，甚至變爲反對他了，原來他可運用的一切力量，現都受了莫大的打擊，這是說明他外患情形。

敵人原有一種傳統的夢想，每想利用外患以解內憂，可是現在他的內憂，非尋常可比，現在他的外患，又非尋常可比，因爲內憂外患都是日趨其尖銳化，而不可救藥了，所以這種妄想，必無成功的一綫希望，我們明瞭他內憂外患的概況，已可相信他末日快到了。

回過頭來看看自己的情形是怎樣。

抗戰快三年了，三年來所表現的事實，正如國人異口同聲所說的，愈戰愈強，現在戰的將士越打越多，抗戰的勇氣越打越旺，拿愈戰愈強的力量，不會不能克服內憂外患。

趨嚴重的敵人，然而愈戰愈強這句話，是我們的理想呢還是事實？

我們知道在抗戰以前我國國家名已統一，實則尚未真正統一哩，無論政治方面，軍事方面，或經濟方面，都是這種情形，抗戰開始以後，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面，始真正得到統一，國家的力量也就一天一天的增加了，國力之增加，也是真正統一的明證，因為國力日益增強，所以一方面抗戰；一方面還能進行，並且加緊經常的建設事業，現在各省的交通綫，莫不迅速開闢，農產工業，都有猛烈進展，這種進步，在平時不易有的，在戰時能夠很快的得到，是我們抗戰必勝的一個保障，如今抗戰建國兩種工作，同時並進，因為建國工作不棄，所以越打越強，因為抗戰工作不輟，所以越建越快，兩者是互為因果的，我們既已樹立了這種保障，以對付現已一切不堪收拾的殘暴敵人，自己可以深信定有成功的把握。

古人說：「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這確是一個真理，在抗戰以前，也許有很多人以為天下無事，由於這種樂觀的心理，便影響了一切事業的進展，漸至自趨滅亡之，就是「死於安樂」之意，等到憂患一至，大家都能夠遽然憬悟，在一個領袖之下，向同一目標共同努力奮鬥，這種憂患，是我們產生偉大的抗戰力量，與展開普遍的建設力量的動力，從前好圖快樂的人，現都不復如是，願意來共同打破困難，這種精神上的感動，和精神上的建設，能夠樹立起來，也是我們成功的基礎，也就是從憂患中得到的生機。總之，我們的國內已經統一了意志，統一了力量，而共同努力於抗戰，共同努力於建國了，這是國

內的情形。

一八

再看我們的國際情形，自抗戰開始到現在，日趨好轉，以比例言，不知要增加好多倍，起初也有未必相信我們的抗戰能夠獲勝，至少是疑信參半，等到我們的抗戰事實漸有表現，雖然土地上失去許多的點線，而戰鬥的力量，不但源源而來，沒有窮盡，而且越打越有力，世人也都為之驚奇，在驚奇之下，發出道義的同情，進而為物質的援助，懷疑的態度，一變而有準確的認識，不但認識了己國與中日間的利害，並且認識了世界共同的利害，這是我們中華民國抗戰以後樹立起最偉大的民族精神，因為有這種精神表現於世界，國際間予我們的援助，也日漸有力，如最近有關係的各國，對敵人的抗議與制裁，及其他的態度，都是使敵人惶恐無所措，惴惴難安，以我們的國際環境，也可以使敵人總會覺悟到武力不能屈服中國的。

敵人也知道他們內憂外患的嚴重，不能再支持其侵略戰爭，也知道我們的力量愈戰愈強，終於不能屈服的，但是無法結束戰事，不得不利用漢奸以為結束戰爭之工具，藉圖小小的便宜，所以產生了勾結汪精衛的無聊的辦法，不過這個手段有效沒有效呢？檢討汪精衛的環境，就可以知道，敵人是感到了內憂外患之苦，汪精衛何嘗不是感到內憂外患之苦呢？敵人感到內憂外患一天深一天，汪精衛何嘗不是一樣的感到內憂外患一天深一天呢？汪精衛的外患是什麼？南有梁鴻志，北有王克敏，汪精衛的內憂是什麼？已經我們所知道的，有高宗武，有陶希聖，自然我們還沒有知道的也還難免呢？內憂外患的敵人，碰着

了一個內憂外患的漢奸，兩個命運一樣的混在一起，一定是同歸於盡，非完不可。

我們再查一查歷史，知道凡是敵人要勾結漢奸，圖一時之成功，一定要漢奸是在內的，如金兀朮勾結秦檜，圖害岳飛，那時岳飛將軍是在外，秦檜漢奸是在內，所以金兀朮能夠得到一時的徽倖，現在我們大將是在內，漢奸汪精衛是在外，其爲漢奸，終必無用，可以無疑，何況還是一個有內憂外患的漢奸呢？何況我們的抗戰，有整個不移的政策，爲任何力量所不能動搖的呢？敵人勾結漢奸，原是一種末着，敵人勾結了這種漢奸，還不是末着的末着麼？其必失敗，乃至於崩潰，一定不在遠。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我們明白敵我的比較，可以曉得勝利之誰屬，全中國在賢明領袖領導之下，就軍情言，敵人自侵略以來，死傷軍隊達一百五十餘萬人，我們的軍隊現在比初戰時反增了兩倍餘，就外交言，「失道寡助」正可以爲敵人寫照，我們確已得到了「得道多助」的事實，再就國內的生產情況來說，我們因爲抗戰建國同時并進，生產日有增加，敵人因爲人口很少，從事侵略戰爭以後，生產份子一天天減少，終至發生極大恐慌，由這種比較，我們可以相信有最後勝利的把握，不過最後勝利固然有把握，但是最後五分鐘的努力，以求得最後勝利的實現，還是要大家絲毫不好放鬆，偶然疏忽，偶然怠惰，就會全功盡棄，最後五分鐘努力的時間快到了，大家要從堅苦中格外發奮，努力完成這最後的奮鬥，達到最後勝利的目的。

國人皆曰——漢奸汪精衛

# 和平乎?! 賣國乎?!

陳誠

對桂林行營政治部人員講話

自從汪逆精衛在前年十二月發表了驚駭的豔電以後，他的漢奸的原形，就已經整個的暴露出來；凡是稍有民族天良和國家意識的中國國民，對於他爲應近衛聲明而發出的喪心病狂的和平主張，沒有不深惡痛絕而認爲不值一顧的，可是一年以來，國內不無極少數的人，或因不明抗戰的真義，或因懷有「恐日」的心理，或因受了過去汪逆個人偶像的朦蔽，以致爲汪逆的花言巧語所欺騙迷惑，而汪逆所提出的和平主張，抱着懷疑觀望的態度，甚或誤認這種和平運動，真的是爲了整個國家民族的利益，甚至幻想着汪逆和近衛合演的這一齣騙人的魔術，會有真正實現的可能。那知在這一年以來，汪逆通敵賣國的陰謀詭計，都明目張胆一套一套地表演出來，尤其近「中外各報所披露的日在密約，如所謂「中日新關係調整綱領」，「調整中日新關係之原則」，「中日新關係調整要項」，「中日新關係調整綱領附件」，以及汪逆送交敵方之「新政府成立前所希望於日方者」等件，無一不是汪逆賣國求榮的鐵證。在這些條文中，我們可以看出汪逆裝腔做勢討價還價的赤裸裸地醜態，以及其賣國行爲的狼狽。我們看，在這個密約中，除了汪逆只知要錢要命的「可憐相」，整個暴露而外，還能看到什麼？在汪逆的打算，一定也知道漢奸組織終有消滅的一

日，所以在做漢奸的期間，趕快向他的主子——敵國勒索一筆款項，作為將來逃命的準備。因此，爲了向敵人要求四千萬元的借支，便不惜將整個國家的生存和世代子孫的生命奉送於敵人，這種喪心病狂滅絕天良的舉動，凡是稍有血性的中國國民，誰能不爲之義憤填膺，髮指皆裂。

綜觀這個密約的內容，第一，在中國東北四省方面，他——倭寇——要我們承認爲「滿洲國」，他要我們毀廢並禁絕一切有礙日「滿」相互關係之措置及原因，實行與日「滿」相互提攜的外交；這不是彰明較著的要我們放棄東北四省，而且永遠不許稍存收復東北四省的念頭嗎？第二，在華北及蒙古方面，他要我們在長城以南與黃河以北之間，設置所謂「華北政務委員會」，以強化日滿邊疆華北間經濟的提攜；他要我們在長城以北，設置所謂「蒙古聯合自治政府」，使華北及蒙疆在國防上及經濟上爲「中日強度結合地帶」；甚麼叫做「強度結合」？這不是分明的要使華北及蒙疆脫離中國而把軍及經濟完全放在他的控制之下嗎？第三，在揚子江流域方面，他要我們把揚子江下流地域在經濟上做爲「中日強度結合地帶」；他要我們同意他的艦隊永久停駐於長江沿岸的「特定地點」，他要我們與他共同建設「新上海」，這不是分明地要以「強度結合」四字壟斷我們的經濟，而同時在特定地點承認他的永久駐兵權嗎？第四，在華南及沿海島嶼方面，他要我們以廈門海南島爲他享有特殊地位的「特定地域」，他要我們同意他的艦隊永遠駐屯停泊於「特定島嶼」，這不是分明地要把沿海各重要據點統統受他的控制嗎？此外，他還要我們和他締結

「防共軍事同盟」，他還要住駐兵區域享有各種軍事上的要求權與監督權，他還要隨意派遣顧問及教官，他還要我們賠償「七七」以來倭寇臣民在華的損失等等，我想每一個中國國民看了這些條文以後，身上都要捏下一把冷汗，我們難道希望以這些條件為基礎去建立中日的和平嗎？凡是不願做奴隸的中國人，決沒有一個會希望實現這種和平的！因為所謂「和平」，必先求得其平，而後始言和，假如真正講和平的話，那末，倭寇既然要求在我們中國駐兵，為什麼我們却不能開一部分部隊到日本的境內？所以照汪逆與倭寇所訂的和平條件，完全賣國的條件，自然也是亡國的條件。誠如 領袖所謂：「善隣友好」就是「中日合併」，「共同防共」就是「永遠駐防」，「經濟提攜」就是「經濟獨佔」，倭寇不僅僅要把中國一切權益，囊括以盡，而且還以我們禹域資源子孫血肉，作其實行大陸政策冒險的資本。這種條件的毒辣，比起民國四年倭寇向袁世凱所提的二十一條，還要超過萬倍。所以覺悟以後的陶希聖也自供說：「要問條件包括的地域，我可以啓道：從黑龍江到海南島；要問條件包含的事物，我可以答道：下至礦產，上至氣象，內至河道，外至領海，大陸上則由東南以至西北，這一切的一切，毫無遺漏的由日本持有或控制；大家一看，就可以知道，在這種條件之下，中國只有死路一條」（見陶氏一月二十二日在港發表之「日劫不復之地，即整個世界的集體安全，也要受其影響。試問這種密約的簽訂，是為的要實現和平呢？還是要出賣中國呢？我相信每一個中國人都可以肯定地說：汪逆所鼓吹的這種

和平，就是賣國，也就是亡國！

自汪逆與倭寇所簽訂的出賣中國的密約，被他的夥伴陶希聖和高宗武揭露了。這個事件突發以後，除了使世界上每一個人都認識了汪逆只知道要錢要命寡廉鮮恥的醜行而外，在國際方面，倭寇外交上鬼蜮伎倆，整個暴露無餘，而世界各國也必因此得到一個很大的暗示，就是說，現在如果再不對倭寇施行有效的制裁，致令坐大，則其本身必遭反噬之禍，無論任何國家，從此更認識了倭寇的真面目，決不會為倭寇的花言巧語所迷惑，而倭寇最近所表露的親蘇美的外交策略，也必然要遭受嚴重的打擊。其次，在敵人方面，我想過去對汪逆估價過高的倭寇朝野，必因汪逆之被其夥伴出賣而對於今後的汪精衛，要重新加以考慮，尤其一般元老重臣，對於盲人騎瞎馬的少壯軍人，把汪逆這樣一個已經成為殭屍的東西硬捧着稀罕的寶貝，來向國內民衆招搖撞騙，而結果竟鬧出了這樣喪失國體的醜劇，一定要嚴厲地予以責難，而軍部對民衆的欺騙，也將無所施其技了。因為這次密約的揭露，直接的固然是汪逆爲其夥伴所出賣，而間接的也就等於汪逆出賣了倭寇。一向犯有疑病的日本小鬼，對於將來漢奸傀儡的身價，必然要另外加以估量。而且由於這件事的發生，更使倭寇明確的認識，中國的國民縱然有一時被汪逆欺騙麻醉的人，然而也仍有翻然悔悟的日子。這不能不使他們對於中國的民族性，要有新的一種看法。至於在我們中國方面，根本自從汪逆這個不詳之物在前年出走以後，我們革命的陣容，使更加鞏固，因為忠奸不並立，由於汪逆的脫逃，才能把革命者與反革命者分得清清楚楚；「腐肉不去，新肌不

生」，汪逆這塊肉被割去以後，剩下的無不是真正革命的新細胞。尤其在這個密約被揭穿以後，我相信凡是稱有天良的中國人，沒有不痛心疾首而以食汪的肉、食汪的骨。凡是稍存着和平幻想的脚色，也必因此有個澈底的覺悟，而一般民衆與士兵的敵愾心，當然更加強烈，堅決地抱定持久抗戰的意念。所以等到我們抗戰勝利之日，論功行賞，汪逆真要首居第一功哩！總之，這個密約的揭露，無論在那一方面，都要發生很大的影響，而這個影響無疑地是會促成日閥和汪逆的早日滅亡！

但是就一般的推想，倭寇決不會因為受了這一次的意外打擊，而斷絕了他滅亡中國的念頭。反之，也許要變本加厲，一不做二不休地格外露出猙獰的面孔，繼續加緊向中國進攻，以早日結果所謂「中國事件」。可是說來也真奇怪，倭寇自從收容了汪逆這個「不祥之物」以後，便馬上真個不祥起來，試看一年以來，先後發生了「日德意防共軸心」折夥，以及美日商約廢止等實倭寇大大不利的事件，我們敢斷言汪逆這個不祥之物，一定要把他的主子——敵閥拖到死路為止。至於汪逆本身呢？由於這次密約的揭露，也許會惱羞成怒，率性更加努力於其所謂的「局部和平」。總之，漢奸和敵閥是相倚爲命狼狽爲奸的，汪逆的本身，最多不過是一羣奴才的小頭目。我們知道奴才的存在，完全要依附於主人。汪逆及其偽組織的主人，當然是敵閥。敵閥一旦崩潰，汪逆自然隨之消滅。照近幾個月抗戰的形勢看來，敵人顯然已經到了日暮途窮的末路，尤其在湘北粵北慘敗之後，敵人進兵南甯，無論在天時地利人和上，都已陷於絕境，所以領袖在告軍民書上曾說：「抗戰再過

相當時日，我將使敵不戰而死」，這句話，是確有至理的。因為無論就那一方面的條件推算，我們即使不能打死倭寇，也必定可以「拖死」倭寇，等到倭寇被我們拖死以後，試問汪逆及其狐羣狗黨，還有存在的餘地嗎？我想汪逆也許會不待倭寇崩潰而先自殞滅。因為類似陶希聖高宗武之流，必然會繼續出現的！

最後，我們要特別認清的，就是汪逆及其偽組織還配做我們敵人，我們最大的敵人，仍是敵閥，我們現在一方面固然要在各地尤其是淪陷區域，強調鋤奸運動，使一般有投降傾向的人知所斂迹。而同時對於一般附逆覺悟自動來歸者，也一定予以自新之路，使其參加我們的抗日陣線。因為我們現在必須針對着我們最大的敵人——日閥，加足火力，瞄準射擊。我們一定要知道，領袖持久抗戰的決策，是不可動搖的。我們看這次所揭露的日汪密約的內幕，是不是與領袖前年駁斥近衛聲明的講詞中所預言的完全相合？我們於此更可以看出，領袖識見的卓越與魄力的偉大，總之，我們始終應該牢記：不合理的和平就是賣國，我們現在既不能接受這種不合理的和平，便必須持久抗戰，而且也只有堅決地持久抗戰，才能夠真正實現合理的和平！

（一月二十八日）

## 汪賊與倭寇——一個心理分解

傅斯年

汪精衛的賣國行動，到了簽訂「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而登峯造極，自從前年十二月底，汪賊發表了所謂豔電之後，其行動之荒謬，一步賽過一步，全世界無不稱奇，國人無不覺得可恥，然而總有很多人，以為其中總有幾分上當，雖以深惡痛絕他這爲人的人，也還在報上預言，他要在幾個月內死到倭奴手裏，蓋以爲弄來弄去弄到山盡水窮，總還要和日本入扯皮起來，而遣了倭奴的暗算，誰知道雖是深知他痛惡他的人，也料不到他竟能迎合追趕日本人的志願到這步田地，「雖是日本人，時而覺到汪之允許遷就之容易，大吃一驚」，（報載高陶所說）然則凡以爲汪賊之動機，尙有半分上當者，都是錯看了他，高抬了他，他是一個澈底的漢奸，甘心的賣國者，只有一個不可一天不做大官的欲望，而不惜斷送他的四萬萬同種人，和他同種人的歷史與子孫，以達到他這欲望。

所以汪賊的行動，只有用「罪犯心理」分析他，才能了解，我不是這一行的專家，姑且把我所知道的幾點寫下來，供心理學家檢討。

在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時候，我在廣州兩三年，頗聽說他的家世，尤其是母系的情形，他不是嫡出，而家庭中本是極端的守舊，嚴父之後，又有嚴兄，最初便受了一個女兒式的教育，在這樣情形下所造成的兒童，自然有正常心理者少，有變態心理者多，或可有聰慧的頭腦，不容易有安定的神志，他要作「人上人」的欲望，而不知度量自己的本領，也許

就是這樣環境造成的罷，那時候，廣東鬧得如火如荼，血流滿街，一半是由於他，我也在其中幾乎送了性命，後來「甯漢分裂」一幕，他又是主角，當時我聽到一位黨國前輩老先生說他過去的行動，而歸結著說：「精衛在政治上必做不出好事來，因為他從來說話不算話」，像有主義，又實無主義，同時我又聽一位黨國老先生說：「精衛全無新知識，只學南宋人作詩詞，這就是沒出息」，當時我遊西湖去，他的一個親戚向我說：「你們覺得汪有聰明嗎？他在法國念書的時候，學法文一個字也學不進，活似老牛一樣」，這些話，我雖覺得很有意思，然以當時並不識汪，不知其深刻到何程度，只見得一齣一齣翻雲覆雨的戲，覺得其人可怕，其事可痛罷了。

二十六年夏在廬山聚會，汪作談話會的主席，其言語舉動甚不自然，回到南京，幾個朋友閒談，說這真有些不像政治家的樣子，但同時還都有點可惜他，說唐有壬那個小子所造成的「心理疙瘩」，至今還存在，滬戰將開，政府成立了一個國防參議會，汪作主席，我也在裏邊，每週至少開會一次，有時兩次，在這會中，自然常聽到汪的妙論，於是使我想道在「北伐」「甯漢」時代所聽到兩位老先生對他的批評，覺得深切不過，當時我的印象如下：第一、他決不知政治，一談政治，有時好聽，却全無實質，只可騙初聽高論之無辜者，決不能聳動聽過三次以上的人，而且遇事都是滑調，浮着而不進去，第二、他所標榜的口號，無一不和他的性格矛盾，譬如他高談民治而絕無容量，標榜理智而最好動感情，反對復古而自己自一個不良傳統的文人，常看到他做着主席發氣，却不明其氣之對象，

氣之原因，那麼只是些心中的「疙瘩 ( Mental Complex )」，在那裏時時發動罷了，第三，他對於外國事情，莫明其妙之程度，誠可駭人，他每讀文電，遇外國人之名字，連法國人的名字在內，一齊念不出來，總使這會的祕書長代讀，然則歐美國家之存在，在他心中，也比在同治年間軍機大臣的心中，差不了許多。

這些觀察，只可以證明他在政治上之決無希望，尙不足以證明他之必作漢奸，所以他今日之必作漢奸，尙須進一步求之。有人說：他的婆娘所謂「陳壁老者」，太糟糕了，這話頗有些不錯，她也是專心要做「人上人」的人，做不到便氣得了不得，漢光武的時代，彭寵造反，史家說是「其妻剛戾，不堪其夫之爲人下」，陳壁君其酷似，不過，這話雖可說是主要原因，此等大事，既受妻之影響，自須由其自己負責任，譬如武則天，後來做的事，當然要由唐高宗負其責任，要唐高宗寵她信她，何況汪賊之作漢奸是他自己現在做的事。

然則以上所說各項，只是助因，其主因決不在此，主因何在，在他蘊蓄的妾婦怨妒心理，發而爲偏要作「人上人」的要求，上文說過，庶孽子弟，有時有他的特別心理組合，我這話並不是說庶孽子多如此，自古以來，庶孽子中，甚有清明高朗之人可追，延陵季子遺世克讓之風者，只要母教好些，家庭的環境正常些，不過，以我所聞，汪賊之早年環境，決難說是正常，於是「人上人」之要求，成於個人的心中，害了國家的大事，失「不度得不量力」而求作「人上人」之要求，在家家亂，在國亂，春秋中所計，弑父弑君有幾

個不是受這個心理所支記。

至於汪賊在政治上偏要做「人上人」，應該完全是他家庭環境所造成，而決不是政治活動所造成，何以呢？在中山先生逝世後他便狂妄的以第二任總理自命，他夫妻兩個，從中國到南洋，招搖來招搖去，中山先生當年絕不會器重他到這樣，只是他自己自命如此，是他自己的心理自命他如此，中山先生當年用他，大有分寸，總未交他政治的專責，施設的任務，用他之處，說來好聽些，是「書記翩翩」，因為他的文章確是漂亮的，說來不好聽些，便只是使他「弔喪問疾」，因為他那一副對人似乎懇切的面孔，只好如此用，不料他竟妄自想像，以為「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於是乎非做中國主人翁不可，當年與胡展堂先生之齟齬，何嘗不由他之妄自尊大，由此心理，與風作浪，十年前已經不恤生民塗炭，今天更不恤民族淪滅，尤凡領袖之慾，壓人之願，本為人類所共有，然而用知此不顧一切很毒到盡頭之手段行之，則除具有罪犯心理，兇險疔瘡者，焉能做到這步田地，不曉得他小時在家如何為人看不起，到老時在國如此陷賣人。

當年契丹有一個大可汗，把渤海國滅了，封他的兒子做東丹王，王渤海故地，却把小子立為太子，這東丹王便大怒，當他父親死了，由遼東渡海逃到登萊，降了中國，並且做了一首詩，諷曰：小山壓大山，大山全無力，羞見故鄉人，從此投外國。

汪賊今日之投日本，正是這個投外國的心理，不過，東丹王畢竟是契丹汗的長子，在封建時代，他這心理還有點根據，在汪精衛之以中國主人翁自命，却全是自己狂妄夢想，

毫無根據，那麼東丹王的死鬼若有知覺，還要羞見這

在妒婦很毒要做「人上人」之心理上，汪賊倭寇大有相同處，或者這也就是汪賊倭寇

可以「合作」之「精神條件」吧，原來日本小鬼也是最富於「卑賤疙瘩」的（Inferiority Complex）看到自己那幅糊猴形，更恨得非做「人上人」不可，我想，設若倭奴再長三寸，這疙瘩也許好些，便可少害人些，可惜不然，小鬼之要做「人上人」，自古如此，當初伯之後，大有與中華世家爭正統之姿勢，到了唐朝，知道中國多了，又造了一段故事，說是在隋煬帝時候，他的倭王向中國致書，稱「日出處天皇致書日沒處皇帝」（按此事雖為歐陽修所系，決非實事，蓋如此之文書，隋之邊吏難以接受，且天皇之稱，在唐高宗武后前，倭奴向何處學來），在這些時候，一面羨慕中國，先受封，且請樂浪郡守爲他判斷內部鬥爭，後又用中國年號，（按日本古寺，頗有用唐代年號的遺物），却又一面自大，大得要說是天神下降，直到明朝，他那若有若無的「天皇」，雖然還在那裏下「詔」，稱天下四海，他那實際執政的足利氏，便歷世向中國求封爲日本國王，即如豐臣秀吉，以欲借伐朝鮮而問鼎中原，爲日本後世人所敬仰，却也受了中國之封，（按此事日本人不承認，然若未受封，萬曆之誥命何從留下而寶藏之），這樣矛盾心理，譬如以庶孽要爲長宗，進退失據，自然全是一卑賤疙瘩所表現，這樣心理，自古已然，於今爲烈，一面模仿西洋人，一面要說東亞本位，憑他這樣心理發揮起來，好比妒婦之滅人之門，絕嫡之子，一

且得志，是決不使中國民族存在的，豈只國家而已。

日本人二千年中之歷史，從部落到帝國，所表顯的心理有兩面，一面是要學人，一面是要上人，一面自覺不如人，一面偏要憑凌人，由他發揮這個性兒，只能有己無人，試看他滅韓的步驟，先上來說是助他解放，後來便是政治經濟獨霸，俄日戰後，還說是保護國，不久便兼併了，他在當年高談日韓親善，如這些年之高談「日支親善」一樣嗎？他起初不是談尊重韓國主權，如現在與汪協定前文的濫調一樣嗎？他不是對朝鮮人說日韓同種嗎？

日本鬼子的性情，完全是得步進步，他今天訂的條件，若是明天可以進一步，便毫不含糊的廢棄，他今晚說的話，若是回家一想，還可進一步，明早起來，便立刻不認賬，幾年前在北平聽到現在的一位封疆大吏說，日本人的性情有三點，一多疑，二小氣，三性急，這樣性情，那有中間妥協的可能，即以最最近的侵略而論，在九一八時，他只說要求條約的權利，照他解釋條約的權利，轉眼便樹立傀儡偽國了，彼時還說，要求不過長城，不過一年，便鬧所謂「華北問題」了，「華北問題」他自己還未下安定義，於是廣泛含糊的三原則來了，在上海戰事初起時，猶宣言世界曰「不侵華南」，次年便先以唎門作試探，繼之以廣東登陸了，目下他在中國還在進退兩難的時候，已經在與汪賊之協定中佈置妥了侵略蘇聯，吞併整個印度支那半島，整個南津的根據了，這樣的國家，君不在國外遭遇失敗，其侵略必無止境，而且快得很，這完全是小人得志，狼婦稱心的把戲，對這種人，只

有「有你無我，有我無你」兩句話。

凡是甲乙兩國訂個中途妥協的條約，必須有兩個條件，至少有其中之一，第一、定約的對方要守信義、第二、弱者之一方雖稍弱，總還要有力最維持這條約，換句話說，如對面破壞了，此方還能抵抗，不這樣，決不能維持，試看汪賊所定約之對方，是那樣的進步的，是那樣的說話不算話的，再看汪賊的本身，有一個姓周的色鬼，姓丁的屠戶，雖高宗武亦逃之大吉，有這樣的力量，還能對日本說「以此爲限」，其實這話仍是泛論，日汪協定，已經賣了中國整個的平面，並且賣了上蒼天下黃泉的立體，無所不包，即無所謂限，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乃至思想，無不訂明使我永爲奴隸，這又是何等條約，比之當年日本與韓國所訂的條約，猶有君子小人之分了，然而汪賊的狗黨，還在那裏騙人，說「委曲求全」，試看這些文件，委曲真到了一萬分了，求全却在那裏，若必說求全，乃是倭賊求得中國之全體，而非國人求得一息之全生，若是國人中還有覺得他這個代訂的賣身契而可一想希圖苟存者，直是晉惠帝之勸人凶年食肉糜，白癡而已。

汪賊有己無人，發了邪火，便欲斷賣同種，倭賊有己無人，動了狂念，便欲滅絕人類，二者都是一種罪犯心理，不過一個是孤獸，一個是狼羣，有此差別罷了，若是世界上還應該有人類的話，便當快快把這些人類毒藥掃蕩去。

# 日汪秘約妄想推翻世界和平

余卓堅

汪逆整個出賣民族國家的賣身契，業於一月二十三日在全國各地，揭露，這個賣身契，就文字上看，當然是凡是中華民國，沒有一個人聽到不是義憤填膺，誓與汪逆及其黨徒拚命，並且誓必消滅倭寇，才能洩忿。但是就實際上說：這個賣身契，只是汪逆把他個人和其黨徒賣了，倭寇所買的也只是幾張廢紙，倭寇就是再賠上成百萬的性命，也不能使這個契約兌現，這只是汪逆個人與倭寇的一部分軍閥的私人買賣罷了。從我們大中華民族國家的地位上，從總裁領導我們全國民的抗戰建國的政策上看，這汪逆與倭寇的祕密條件，只是他送死的一個口供罷了。

世界上決沒有沒有打勝仗而就把一個國家滅亡的道理。就是打了勝仗，算是一方得到最後的勝利，在失敗的一方面，稍有一點立場，一息尚存，也決沒有把整個民族國家都交給敵人去處置而可以說是言和的史例。現在汪逆竟想借着欺騙一般漢奸的和平名詞——除漢奸以外，根本沒有一個人說到和平這個字——來攪他自己和所有的漢奸都賣了，同時倭寇執迷不悟的軍閥，竟夢想要在他的軍事明明白白的失敗之下，要從幾個漢奸手裏，來把整個的中華民族和國家，從幾條祕密的條件中滅亡了，這真是古今中外所沒有的滑稽劇。我們就這離開大中華民族國家的地位，從第三者的立場上看，也要認這種祕密條件無一個字不是他們自己，無一個字不是可笑的。我們更從歐美在華有權益的各友邦以及在整個

的世界關係上看，更感覺到這個祕密條件，不僅是倭寇軍閥要想滅亡我國家的夢想，那實在是他更要夢想征服全世界的一個口供，我們爲着維持世界真正和平，爲着對於世界表示我們抗戰的根本目的，對於這個可以引起全世界公忿的祕密條件，應當有以下各點的說明：

（一）澈底的揭露出倭寇所謂「東亞新秩序」的夢想這要澈底的把歐美人從亞洲驅逐出，他再獨霸亞洲，向世界侵略的最大野心：因爲倭寇軍閥所夢想的不僅是要滅亡中國，而是要用中國的物資人力來征服世界，所以在這個祕密條件中，就要用：「日支滿三國實行以相互提攜爲基調之外交，對於第三國之關係，不採取違反此基調之一切措置」，「另行給予日支防共軍事同盟」，「對於日本有關係之重要事項，應與日方密切協商」等等混合語句，來表示他滅亡中國就是爲的征服世界的意味。他夢想以他爲中心來關閉亞洲的門戶，他所謂「東亞新秩序」就是要借着收回歐洲人在中國的租界和特權，借着防共協定，來消除歐美人和蘇聯對東亞問題的發言權。尤其是要借着蒙古的自治和他所謂日支的「防共軍事同盟」來打倒蘇聯，作爲他征服世界的初步。這個祕密條件中所謂的：「以東亞和平之樞軸爲共同之目標」，是完全對付歐美各友邦的，這是說：他夢想要把中國滅亡了，但是又怕歐美各友邦的干涉，所以就不能不把對於歐美的外交陰謀作爲這個祕密條件的核心。倭寇的迷夢，是對着全世界傲的，征服中國只是他這個夢的一幕。

（二）夢想要抓着中國的資源和軍權，一面消滅中國文化，滅亡中國民族，同時

就向英美蘇聯各國進攻：倭寇軍閥，原來是想要佔據中國的華北蒙古向蘇聯進攻，所以在這個秘密條件中就要特別提出：「華北及蒙疆，在國防上並經濟上，設定日支強度之結合地帶。在蒙疆地方，則除前項之外，因防共之關係，特別設定軍事上及政治上之特殊地位」這是說明了倭寇要想完成了他的北進計劃，直向莫斯科進攻。同時更特別提出：「在華南沿海特定之島嶼，設定特殊地位」，這是說明了他的南進計劃，要想把新嘉坡，菲律賓，和南洋羣島一帶都搶在他手裏，再對於歐美各國各個擊破。這是在軍事一方面。在經濟一方面，他更夢想要把中國的物資全部抓去，所說的「華北蒙疆之資源，尤對於埋藏資源之開發利用；中國由於共同防禦及經濟結合之見地，應與日本以特別之便利，即在其他地域，關於特定資源之開發利用，由經濟結合之見地，亦與以必要之便利」這一條就他妄想完全全把中國的物力人力整個用到征服世界的軍事上。最後再加一條：「日本對於中國軍隊警察之建設，由顧問及教官之派遣，武裝之供給，協力行之一他以為有了這一條，中國雖然是滅亡，而中國的人力物力，仍然可以替他來征服世界，如果他不是要想征服世界，他還爲什麼要替中國來練軍隊？」

上面這兩點：只是具體的指出在這個秘密條件中顯然的要對付歐美各友邦的語句。至於條件的全文，無一個字不是要想把中國滅亡了，再用中國的人力物力來替倭寇的軍閥們圓成征服世界的迷夢。他根本是想消了爲世界所公認的中國的和平文化，再推翻國際的局

勢。因此這個秘密條件，在我們看來雖然是汪精衛及一般漢奸們的賣身契，而在整個的國際關係上：則比歐戰的事實更有嚴重性。因為倭寇竟敢在全世界愛好和平各國家都積極維持世界和平的運動之下，仍然懷抱着這種窮兇極惡，為全人類所不容的推翻一切的國際條約與秩序的野心。這實在是國際間的一個驚人的事件。我們認為不僅是在這個秘密條件揭露之後，我們全國民更要加緊的抗戰，一定要取得最後勝利，以救我民族國家者維持全世界的真正和平，同時我們更認為在我友邦，更必有一致的認識，認定倭寇對於征服世界的野心，已經自己畫供，各友邦除了共同的消滅這個世界的公敵，是沒有維持世界和平的辦法，這個秘密條件揭露以後，倭寇對於英美蘇各國的外交調整，都成為絕對的僵局，各友邦為他自身的利害計，恐怕也沒有再受騙的可能。

上面的話，說來雖然是極為嚴重，但是在事實上，這些秘密條件，仍然是一張空頭支票，倭寇軍閥在軍事上是沒有力量來使這張支票兌現。就是把倭寇的整個國力都犧牲上，這些秘密條件仍只是汪逆和倭寇軍閥幾個人們的空頭支票。如果是這樣的條件可以叫做和平條件：那麼在國際的關係上就要永遠的把「和平兩個字」取消了。我們抗戰到底就是和平，世界反侵略到底就是和平，我們為日本人民剷除軍閥就是我們對於世界的和平責任；世界各友邦援助我們抗戰就是維持世界的真正和平。在我們抗戰到底，在各友邦援助我們抗戰到底的情勢之下，這些秘密條件就是汪逆及其黨徒與倭寇軍閥的催命符。如果看見這些秘密條件而仍然想到和平兩個字，那就不是中國人。

最後恭錄 總戎爲日汪協定告各友邦書中所指示我們如下：「日本之欲獨佔中國經濟，商務機會均等者，其用意即在囊括中國，以中國富源人力，而作征服世界獨霸太平洋之用。」

如果我中國在此一年半之中，不起而作堅決之抵抗，竊恐不僅安南，印度，南洋各島，而且菲律賓等地，早已不能如今日之安全無恙矣……日本之目的，非獨在侵略大陸，獨佔中國，而實欲排除各國在太平洋上之權益，且已進而威脅東亞各國領土之安全。即印度、安南、菲律賓等地亦無法例外也。……日本誠能獨佔中國，並利用中國富源與人力，則日本豈止北進以攻蘇聯，而且必南進以侵略英美法國之領土。……因此中國抗戰所負之責任，一方面因爲免除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民淪爲日本軍閥之奴隸，而一方面亦爲免除各友邦將來爲保衛本國之安全與自由而被迫對日作戰。……吾人深信諸友邦如能切實援助中國之抗戰，並立即對日禁運，則日本即將無法繼續對華侵略，日軍勢必退出中國領土。……」

二十九、一、二十四，重慶 中央週刊第二卷二十九期

# 從日汪秘約揭發敵奸原形

阮有秋

近日全國輿論的視線都注視到漢奸頭子汪逆兆銘與日本軍閥偷偷摸摸簽訂「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及其各附件。現在全國軍民都在蔣總裁所發表的「爲日汪密約告全國軍民書」等嚴正昭示之下，同仇敵愾。燃起反對漢奸和堅決擁護抗戰既定國策之炬火。全國上下此次之髮指皆裂，齊起反對這個日汪密約，其氣勢之盛正與民國四年全國人民齊起反對二十一條相同。可是其反對敵寇漢奸的陣營配置及其奮鬥的中心內容，却大有彼此不同的地方。在民國四年的時候，全國人民都處在袁世凱政府的控制之下，這個政府在當時握有統治全國的實力，並且享有簽訂國際條約的法律權限，而日本軍閥所搗到商訂二十一條的交涉對手，却正是這個賣國的袁世凱政府。所以當時二十一條如果不幸而簽訂成功，則中國人民無論在法理上在實際上都必隨之淪爲日本帝國主義的附庸，永無擺脫奴隸慘境的機會。這就是說，當時違害中華民族的生存的乃是日本軍閥和袁世凱漢奸政府，當時全國同胞的奮鬥目標主要是在爭取這二十一條在法理上和事實上的無效，其奮鬥的槍口是對着袁世凱漢奸政府和日本軍閥。可是現在的情形却完全兩樣。現在與敵人簽訂所謂「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及其附件的乃是在曲江等地業已仿照那跪侍岳墓前的秦檜遺風建立了土敏土塑像的，被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除籍撤職通緝法辦的，抱頭鼠竄的漢奸汪兆銘，日本軍閥所找到的簽訂賣國條約的交涉對手，乃是尚未泡製成熟的傀儡中央政權之還未袍笏登場的

假想頭目，而領導這次反對敵奸鬥爭的最高領袖，却正是三年來始終不渝堅強領導抗日的  
神聖戰爭的，爲全體國民所愛戴而爲全世界所公認的黨政軍領袖 蔣委員長。因此，這次  
的日汪密約無論在敵奸之間完備了何等手續，但是從法理上講它從頭到尾是一錢不值，不  
但國際人士不會有誰承認其有絲毫法律上的亡華效果，就是敵奸簽約當事人自身恐怕也只  
有把這個密約的法律效果寄托有未定之天的未來去之一法。并且就從事實上講，只要全國  
軍民在 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堅強支持國民政府抗戰到底的既定國策，則日汪密約儘管去簽  
訂他的，我們中華民國還是決不至因此而做奴隸牛馬，決不至因爲有了日汪密約我們便要  
亡國滅種。這就是說，在這日汪密約中所表現的違害中華民族的生存的，乃是日本軍閥和  
除了漢奸烙印禽獸心腸之外，一無所有的過街老鼠汪兆銘及其狐羣狗黨，這次的反對敵奸  
鬥爭是在最高 領袖蔣委員長的領導之下進行的，因此我們這次的反對日本軍閥和汪逆等  
漢奸，主要的并不是懼怕這日汪密約會發生出什麼法律效果，也不是懼怕它在實際上會作  
什麼鬼怪來：因爲這個密約現在根本談不上法律效果四字，它現在還不過是敵奸勾結的一  
個供狀。我們今天之把憤怒的火力集中射擊到日汪密約的問題上，主要的乃是爲了要從這  
個供中，去進一步揭發敵奸的原形，這就是說我們要從這個敵奸勾結的罪證中去，更加認  
清敵寇亡華陰謀之堅決性，發展性，及其愈戰愈弱的隱情，更加認清汪逆等漢奸的口蜜腹  
劍及其自絕於國人的決心。這是因爲我們唯有以這些新的認識爲基礎，我們才能夠想出更  
有效地撲滅敵奸的方法，我們唯有以這次日汪密約之簽訂做一個里程碑而從立更廣汎更深

入地動員我全體國民的抗戰精神，我們才能夠真正戰勝這個日汪密約而不為它所戰勝。正是因了這個原故，以下要根據這個鐵的罪證日汪密約去揭發敵奸原形。

首先從日本軍閥征服中國乃至征服世界的執拗的野心說，這次的日汪密約可說是繼承了日本帝國主義亡華既定國策的衣鉢。自從甲午戰爭之後，日本帝國主義的大陸政策便在逐步形成。到了田中義一構成遺臭萬年的侵華奏則的時候，日閥無底的侵略野心便在所謂「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的毒舌之下形成了千古不移的侵略南針。日閥這個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在天羽聲明，廣田三原則乃至近衛聲明中又迭有大言不慚的表示，而這次的日汪密約則正與這些一貫的侵略表示是一脈相承而為日本帝國主義獨霸中國乃至獨霸世界的野心之古典的表白。這個日汪密約是表示了日閥的什麼心肝呢？我們可借用 總裁的用語做成註腳說，它是再一次表示了要「整個吞併我國家與根本消滅我民族」，它是再一次表示了要「吞滅中國，獨霸東亞，進而征服世界」，試看這密約中所規定的「調整日支新關係之原則」，其的宗明義便要要求「日支滿三國在建設東亞新秩序理想之下相互善隣而結合」。這個訓令式的命題正是遠承田中奏則的精神近襲近衛聲明的術語而製成的征服滿蒙征服中國，獨霸東亞以期進而征服世界的速寫。特別是日本軍閥在一個密約之中，不但暴露了田中奏則中對華乃至對世界的侵略陰謀，同時還回味了天羽聲明中的排他精神多方防制了第三國之對華染指，并且這個密約不但包括了廣田三原則的內容，同時還提到了經濟提攜，還暗示了「工業日本農業中國」的帝國主義要求，并

且還包括了近衛聲明中對於「建設東亞新秩序」的一切希望，這更證明這次的日汪密約不但只是繼承了日本軍閥的無止境的侵略傳統，它並且是對日本軍閥過去一切重要的侵略文件做了一個百科全書式的總結。

可是假如我們只能看見這次日汪密約在暴露日閥侵略野心上的一貫性和綜合性，我們還是沒有把握到這個密約的陰惡的全貌。我們要充分了解這個密約中所表現的日閥侵略陰謀之強度，我們還得要覺察到日閥在這個密約中是又把他的征服中國的大計更加具體化了，更加發展了。過去世人論及日閥侵華手段之毒辣時，總以廿一條或廣田三原則為典型。可是現在把這兩個典型與這次的日汪密約比較起來，它們要算是不能仰望後者的項背了。二十一條對於所謂南滿和東蒙提出了許多關於土地租借和所有權，採掘權，鐵路管理和建築權，租稅抵押權，居住和營業權乃至關於聘用外國顧問的要求，可是現在的日汪密約却把這些關於「南滿」的項項層層的要求發展而統一成了承認「滿洲國」的要求，把關於「東蒙」的要求發展而統一成了「設定蒙古聯合自治政府——設定國防上及經濟上的日支強度結合地帶，設定軍事上及政治之特殊地位」的「一切一切」的要求了。二十一條對於山東省提出了開商埠修鐵路以及關於禁止土地之租借割讓給他國和關於德國舊有權利讓讓的要求，可是日汪密約却把山東問題發展成了華北問題，並且它對這「華北」二字所下的定義，是比過去又發生了重要的變化，日閥在過去劃入「華北」範疇的察哈爾和綏遠現在是升級到了「蒙疆」的版圖，而「大體上舊黃河以北之河南省地域」却又無事地變成

了「華北」的一部分了。那末日汪密約對於這麼一個「華北」的要求是怎樣呢？它要以「華北政務委員會」或其他名義自由支配其有關軍事、政治、警察、資源之開發與利用，物資需給之「合理化」，通貨及匯兌，航空、鐵路、通訊、海運、銀行制度、海關制度、關稅、鹽稅、郵政、官有財產、官吏任免乃至日本人顧問及職員之任免等一切事項。二十一條關於漢冶萍公司提出了中日合辦和監視中國或其他任何人與該公司競爭的礦業經營的要求，關於福建路礦海口的利用外資提出了須向日本借貸的要求，關於武昌到九江南昌到杭州和南昌到潮州的鐵路提出了建築讓與權的要求，可是日汪過去對於這些點和綫的要求現在却發展成了對我全部淪陷區「承認事變中新國交修復以前既存事實之存在」的全面的全面的要求了。二十一條要求中國沿海各島嶼港灣不得租借割讓給他國，可是現在在中國全部海岸海綫却在「滿洲國」之承認，華北及揚子江下流地域之日支強度結合地帶之設定，華南沿海特定島嶼，海南島和廈門的特殊地位或特別行政區域之設定，以及所謂「新上海」之協力建設等口實之下要統統劃歸日本所管轄了。二十一條曾一般地要求日本在中國內地有傳教權和關於所設病院、寺院、學校的土地所有權，一般地要求中國聘日本人為政治財政軍事顧問、警察、和軍械廠的技師并採買半數以上的日本軍器和軍用品，可是日汪密約現在除了進一步要求派遣顧問，教官和供給武器之外，還要「日支滿三國相互尊重本然之特質，渾然相提攜而全般的講求互助連環及友好促進之手段」了。這所謂「日支滿相互尊重本然之特質」是什麼呢？這無非是「中國命該成為日本帝國主義獨霸的殖民地，中國人命該成

日本帝國主義北攻蘇俄南攻英法荷，東攻美國的前衛隊」的同義語。而所謂「渾然相提攜」則正是「總裁所一刀的「戮穿合併」的代名詞，所謂「全段的互助連環」正是「總裁所比擬的「牽我們子孫入十八層地獄的鎖鍊」。正如「總裁所昭示的一樣，這個日汪密約完全是「日本要將中國所有的一切囊括以盡，連我們同胞大人的衣食住行都要受他日本的支配而毫無自由的餘地」！所以「總裁所說的「這一個敵儻協定，比之二十一條兇惡十倍」，乃是他對這個敵儻供狀經過了續密研究所下的無法推翻案的定讞，絲毫不是聾人聽聞的一時感情話。并且這個日汪密約之兇惡程度不但不是廿一條所能比擬，就是以陰險毒辣著稱的廣田三原則也在這個密約中有了新的發展。廣田三原則中所提出的根絕排日。除了在這整個的密約中隨處可以見到更高度的發揮外，我們還可以特別在所謂關於善鄰友好原則之事項」一節中找到其發展的最高峯。消極的根絕排日在這里進化到了積極的互助連環，日支兩造間的根絕排日進化到了日支滿應當協力排斥第三國，含糊的根絕排日進化到了要求派遣所要之顧問和職員到新「中央政府」和「強度結合地帶及其他特定地域」去在現在和將來撤廢并禁絕一切政治外交教育宣傳交易等足以破壞相互好誼之措置及原因并協力於三國文化之融合創造及發展。其次三原則中所要求的承認「滿洲國」，也在這個日汪密約中進化到了新的階段，現在日本軍閥并不哀求汪逆將來的偽政權去承認「滿洲國」而是先要這個「新政權」首先承認了老大哥「滿洲國」之後，然後這位老大哥及它們的共同主子日本政府才肯考慮承認這黃毛小子「汪政權」的步驟。至於三原則中的共同防共，在這

密約中也無例外的有了新發展。在這里，「共同防共」是擴張成了「共同防衛」，這就是說，敵人今後在中國任何通都大邑或窮鄉僻壤都打算永遠駐防，不管這地是不是接壤蘇俄，或是不是行共產主義，這是因為他今後不但仍舊希望保存反共的鬼子，并且他還準備好了將來即算再挨一次德蘇協定的打，他也還可以剩下一個共同維持治安的口實去永遠壓殺我中國任何地區的子子孫孫。最後還有兩件事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第一便是敵人囑咐於三三年來武裝抗戰威力之不可侮，所以他在這密約中特別要求中國之警察隊及軍隊等武裝團體之配置及軍事設備都要以所謂治安及國防上必要之最少程度為限，而中國的治安和國防，按照這個同一的共同防衛之原則，中國正不愁沒有日「滿」的「協力」！這便是表示敵寇劉華的軍略是由武裝侵發展到了脅迫中國自己解除抗戰武裝的新階段，第二便是這個日汪密約在其對我的分化技術上可說是進展到了「目無全牛」的「化境」。這個日汪密約把我中國的大好山河七零八落的割裂成了無數個互相隔閡而各自附庸於日本帝國主義的破片，什麼「滿洲國」，什麼「華北政務委員會」，什麼「蒙古聯合自治政府」，什麼「廈門特別行政區域」，什麼「海南島特殊地位」，什麼「新上海」，什麼「國防上經濟上的日支強度結合地帶」什麼「軍事上政治上的特殊地位」，什麼「高度的防共自治區域」，無一不是敵人「強迫中國分担「支解中國自身」」的詭計，無一不是如中國「一塊塊割開來便其吞噬」的烟幕！所以把果有人在看到了這個敵奸協定之後還認為我與敵之間不無和平共處的絲毫隙縫，還切望「和平」之成和待所謂敵人更進一步的覺悟，這不是太沒有骨氣，

便是太沒有靈性了。

那末日寇這種亡華陰謀之堅持與發展是不是由於其國力之發展使然呢？不是的。日寇此次之與汪逆鬼鬼祟祟簽訂這個密約，不是表示他愈打愈強了，而是證明他越打越弱越走死路了。從日本戰鬥力盛衰的觀點來看，這個日汪密約是表示了什麼意義呢？假使這不是表示日關現已難望從其國內搜刮侵戰資源而唯有「全般的」吮吸中國關割中國以作其繼續侵戰的前提，它便是表示日關已自知沒有力量損害或誘騙我堅強領導抗戰的國府而在莫可奈何之中只好明知沒有實力，沒有民衆，沒有法律地位，沒有人望的光棍漢奸汪兆銘之流互相唱卿卿我我以圖欺騙其厭戰的國人民而幻其朝夕斷望的「速和速結」的壓樓幻境。在這兩者之中，無論敵國是出自何種企圖，其愈戰愈弱的明證則一，因為兩者都是證明了他已被敵於侵華戰爭。并且證明其被敵的程度是已經到了不得不在中國人民面前，在國際人士面前，乃至在日本國內的民衆面前「全般的」暴露其猙獰面目和急不擇手段的醜態了。這個密約越趨厚臉皮，越是我國同胞和世界輿論所不能忍受，便越證明日本軍閥的症狀已經到了喪失理性，自亂步驟，自毀信譽的瘋狂境地，便越證明敵我不但絕對沒有和平妥協的可能，并且抗戰必勝的曙光已經是更進一步的接近我們了。

至於這次日汪密約對於汪逆的意義，則首先便是汪逆出賣國家民族出賣萬代子孫的狼心狗肺的原形在這上面是攝下了一張最逼真的照像。自從汪逆前年底棄職潛逃海外發表聽電之後，他便公開進行通敵求榮的罪行。可是他一方面雖迷向敵寇獻計如何轟炸我後方各

城市，如何分化我內部乃至如何進攻我前綫，但是他一方面還是始終在國民面前擺出一幅假仁義假慈悲的面孔，始終企圖在反共愛國護黨崇義的偽裝之下愚弄我國民，引誘我極少數國民走到投降自殺的路上去。可是汪逆背了我們在他的主子面前所幹的到底是怎樣一套把戲呢？這個汪逆所親手據受的密約總算是可以替他伸冤了吧！汪逆說「光榮的和平無損於中國領土完整與主權獨立」，可是擺在這個密約上的「和平」到底是「光榮」的呢？還是寡廉鮮恥的呢？由這個密約所調整的「新國交」到底是「無損於中國領土完整與主權獨立」的呢？還是一次把國家民族「代子孫逆帶他自己的爸媽和漢奸老婆都賣絕了呢？汪逆說「日本以道義觀念代功利思想，不以戰勝者自居，且有共憂患之誠意」，現在汪逆所簽了字的這個密約，除開暴露了敵閥亡華之「道」和兇殘無比的帝國主「義」外，還有什麼「道」什麼「義」呢？敵閥在這密約上把中國淪為十足的保護國還不夠，還要中國割地賠款，這到底是不是敵人「不以戰勝者自居」呢？敵人除了誠心誠意愛中國之復興與「東亞新秩序」之不能速達外，他還有什麼誠意和我們同什麼憂患呢？汪逆說「日本所求只是經濟合作」「合作」在經濟上成爲日本的奴隸呢？還是連我們的軍事、政治、文化教育乃至一切公私生活都要聽任日閥的擺佈呢？過去也許還有極少數過於忠厚的同胞可能爲汪逆的鼓簧之舌所迷而墜入「戰乎和平」的五里霧中。可是現在任何中國人，無論他存心忠厚到甚麼地步，只要他的是非之心羞惡之心和惻隱之心沒有爲利慾所汨沒，只要他心地光明，汪逆這個賣國賊原形便會由於這個日汗密約自照妖鏡的照射而毛髮悚然地映入他的心田。這是

因爲這個日汪祕約不但消極地反映汪逆過去的甜言蜜語之欺騙性，同時還積極地與他過去一生的妓女政客、劣根性，與他在開小差之前的失敗論點，與他歷來掩護投降論者的罪行，以及與他過去一年餘種種公開奴顏事仇的醜態都絲絲入扣地合得符節來。而同時汪逆之肯喪心病狂在這種賣國條約上簽字，連袁世凱過去對二十一條中某部份的保留態度都喪失淨盡，這更證明他已打算永遠替日本鬼子竭智盡忠，他已打算我全國同胞作死對頭。正是因爲汪逆是這樣一心走入自絕於國人的死路忠厚的同胞，要他們對這種萬惡不赦寄生敵體上的漢奸不能再有什麼顧慮！

我們根據上面對於日汪密約的分析，知道了敵我不並存和忠奸不兩立已是顛撲不破的真理，同時也知道了敵奸的末日已不在遠了。現在全國同胞在敵奸這個大陰謀暴露之後，應該更加一炮定決心保障中華民國的獨立生存，一心戰到消滅敵國軍閥爲止，應該更加一心一德團聚到總裁的領導之下把意志和力量集中到抗戰第一勝利第一的共同目標上來，應該更加有效地打擊敵奸的弱點而不要授敵奸以動搖我意志和分裂我營壘的絲毫可乘之隙。我們唯有這樣才能夠使這個罪惡的日汪密約永無發生法律效果和實際作用之可能，唯有這樣才能夠「以最後勝利的光明消散這鬼蜮幢幢的黑影」！

二九、一、二七。於重慶 二卷三十期中央週刊

## 對汪密約的感觀

伍重光

「日、汪秘密協定」之公佈，把汪逆精衛之賣國陰謀全盤揭破，此密約內容之兇狠毒辣，遠過於二十一條，可見汪逆比諸袁世凱尤爲沒有心肝，罪無可道，而高宗武陶希聖之揭發其陰謀，一醒舉世耳目，意義亦至重大。至高陶過去附逆，而臨崖勒馬，揭發奸謀，仍不失爲一好漢，國人應寬恕其過去，更勉其來茲，使其仍以民族一份子的立場，從新爲民族復興事業効力！

汪精衛以謀刺滿清攝政王一舉而起家，混跡政治舞壇者亘數十年，徒以其賦性好大喜功，浮滑詭譎，民族意識淡薄，一己利慾特強，是以雖名爲孫中山先生之原始信徒，而對三民主義缺乏真實的信仰，對民族復興與缺乏堅強的信念。孫先生在世之日，即視之爲投機動搖份子，並常以此意暗示於國民黨諸先進，使知所防範。其行動全以個人利益爲出發點，私利所在，不擇手段以赴，雖危害國家民族，亦所不顧，忽而左傾，忽而右傾，悉聽感情之衝動，絕無堅定不拔的政治主張，綜觀汪逆一生，叛黨誤國之行爲，何可勝計！至其能文詞，擅詭辯，則適足累其惡，長其奸！試觀汪逆自發藍電公開主張降日以來，猶復不斷舞文弄墨，鼓其如簧之舌，以「和平」的烟幕，遮掩其認賊作父出賣國族的陰謀，幻想藉之以欺騙國人，欺騙世界，而在掩耳盜鈴的情勢下，加緊進行與日闊討價還價，將不惜犧牲國家生存以換取所謂「新中央政權」之成立，而遂其「小朝廷傀儡」的迷夢。曾

不知汪逆之傀儡戲猶未正式開場，其賣國陰謀業已暴露，「和平」的假面具也已經扯得粉碎了。

這次高陶公佈「日，汪祕密協定」之原文，不啻是日寇亡華陰謀的總暴露，也是汪逆精衛賣國陰謀之總暴露，其意義之重大，撮要言之，有下述三點：

(一)抗戰以後，大部分同胞洞深明大義堅持抗戰到底的信念；但總不免有少數認識不清的國人，仍抱着妥協和平的幻想，無形的弛鬆了抗戰建國的工作。汪逆賣國陰謀總暴露後，證明中途妥協只有亡國。使全國同胞今後更知警惕。

(二)當前年近衛聲明發表之日，蔣委員長即指示此為「敵人整個吞滅中國獨霸東亞進而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陰謀的總自白」而汪逆精衛却說：「近衛聲明，輪廓明白」，認為暴日有誠意講和。去年日寇在各戰場迭遭聚殲後，敵勢已呈再衰三竭之象，一部份意志不堅的國人，竟紛傳暴日業已覺悟乞和的謠言。此次「日，汪協定」公佈，其內容之狠毒，「比之二十一條兇惡十倍」，不僅證明日閥絲毫沒有覺悟，更顯示日閥滅亡中國統治東亞的野心。

(三)日閥夢想樹立所謂「東亞新秩序」，欲以欺騙的手段，獲取列強對「中國事件」之瞭解，現在日汪陰謀暴露，使國際各友邦對日寇之野心已由空洞的理想獲得具體事實的證明，此後制裁暴日的行動，必更趨積極。而聯合援助中國之辦法，必更臻於實際。

汪逆賣國陰謀之總暴露，是證明中國現在的處境，「抗戰到底是生路，中途妥協是滅亡」的真理。我國人更應有警覺，精誠團結，擁護既定的國策，奮勇邁進，才能發着民族國家光明的前途！

## 國家至上

### 民族至上

### 軍事第一

### 勝利第一

# 敵汪秘密協定

未明

## 一個最可恨，可恥，可笑的文件

敵汪秘密協定在二十三日各報發表。我們首先願意指出，這一協定實在可笑。敵人以為一紙協定可亡中國。他找到汪精衛簽字。汪精衛是什麼人呢？一個在通緝中的罪犯。他現在急於做傀儡，豈僅這個協定可以簽字，即使日寇起草一個「日支合併」宣言，他又何嘗不可簽字？但日寇要人簽字，也很容易。昭和可以隨便找一個日本人簽字也是一樣。老實說，這是一個滑稽協定。根本不值半文錢的。汪逆要賣國，就能賣國嗎？蔣委員長已代表全體國民加以痛斥。這協定只能代表日寇的瘋狂與汪逆的無恥。

但另一方面說來，這協定值得切齒痛恨。這協定充分說明日寇野心，這是一「東亞新秩序」的完全註解。由這協定可以看出，整個中國，自蒙古至瓊州，自上海至新疆，自內河至領海，自礦產至空氣，都是日寇掠奪對象。日寇企圖以渾然提攜之名稱，變中國為朝鮮第二，以「共同防共」之稱，完成軍事征服，以「經濟合作」之稱，進行經濟掠奪。此協定雖無價值，但充分表示日寇之狂妄野心。我們不能禁止日寇沒有野心，但我們必須實力膺懲這種野心。

而就在逆之流而論，其卑賤無恥，已充分暴露無遺了。喪心病狂之汪逆過去還想欺騙

國人，說什麼「日本已經覺悟」，「和平不損主權」；簽了這協定以後，他還要發什麼通電，要從事局部和平。現在誰也知道，這位人妖是想出賣整個中國，換得一個傀儡名義，四千萬的金錢。他還想向日寇獻策，用他來當傀儡，欺騙中國人；開放長江，欺騙外國人，古今中外，沒有這樣奇醜無比的漢奸。這協定發表後，這人妖一面抵賴，一面說日本不撤兵由於中央抗戰，并向王梁二逆獻媚，稱之為「先達」。我們今天不能禁止汪逆自賣賣國的醜行，而翻破字典亦無法形容此逆之醜惡，但要緊的，我們要統一抗戰到底，消滅汪逆。主子，能捉住此賊更好，否則讓此賊滾到東京天天與近衛抱頭痛哭，不使此賊能污辱我們神聖的國土。

照最近敵人的陰謀看來，汪逆的傀儡戲多半不久會出來表演一番，日寇汪逆已到末日，他們不到自殺不止的。蔣委員長指出敵人的兩條路：或者捧出漢奸，同時加緊進攻；或者等到漢奸出場，便宣告「事變結束」，慢慢實行以華制華。這真是看透日寇肺肝。但這兩條路都是死路。我們只有拚命抗戰、拚命反攻，或使頑敵不能戰而死，不能戰而敗。敵汪協定告訴一切中國人，我們只有一條出路。這就是擁護蔣委員長，鞏固統一團結，抗戰到底，努力建設，爭取抗戰勝利，實現三民主義。否則，統一不堅，團結不固，中途妥協，不事生產，就不能戰勝敵人，那就是給敵人和漢奸實行這協定的機會。在這協定之下，全國人民的生命財產就要聽日寇生殺予奪，我們的子子孫孫，就要被汪逆出賣做日寇的奴才。今天中國就只有兩條路，一條是三民主義，一條是敵汪協定

。你如果恨日寇汪逆，你就守法奉公，擁護統一擁護抗戰；你就不可貪污，不可敷衍，不可磨擦，不可自私，你就要盡你的全心全能，爲戰爭及建設盡最善之努力。只有趕走了日寇，才能根本肅清日寇漢奸的醜惡與無恥。

第三十二期「祖國」

全國同胞一致起來  
撲滅漢奸汪精衛

國人皆曰——漢奸汪精衛

## 汪兆銘的自供

汪兆銘及其黨徒的叛國活動，到現在進行了一年有餘，他在文字上宣傳上，儘管說得如何漂亮動聽，彷彿真是一羣憂時愛國之士在極端困難條件之下追求着自註的和平，但一到事實上的重要關係，輒無法遮掩其醜惡的狐狸尾巴，終於使每一個人都可看清他們所進行的不過是一幕媚日賣國醜劇的重演。就在最近不到一個月間，這種真面目的暴露已有過三次：所謂「和平方案」的簽訂，銑電的誘降，而汪氏十九日對同盟社記者所談的「對內對外方針」，則尤其荒謬卑污，直與其平日所標榜的動人詞句南轅北轍，相去不啻萬里之遙。例如：「貴國（指日本）係強國，現在爲戰勝國，如何使戰勝國之貴國獲得滿足：係一重要問題」，這種不堪入耳的語，如果不是明明白白印在日方機關報上，一般人怕不會相信是出於自命不凡的汪兆銘之口的。

汪氏談話共分九項，可歸納爲下列幾點：一、以反共爲根本對內政策，至於具體的行政方針則將取決於青島的傀儡會議；二、未來偽政權根本沒有對外方針，一切對外行動與步驟都要取決於日本；三、準備與南北兩傀儡政權合流，在淪陷區內建立賣國的偽政權；四、從教育和心理上，消滅中國人民對日閹侵略的反感；五、雖然還借三民主義做號召，但只當作一塊招牌，同時又盜竊了「建國」「憲政」等名詞以掩飾其賣國陰謀。自然，汪等所準備向一方獻媚的並不止這幾點，有如駐兵及「經濟開發」等項都是在其根本「和約」

當中已經承諾了的，但僅上述幾點已可充分說明汪等所籌備的偽新政權是個什麼東西。又如「防共」，其在日人口中的意義，已盡人皆知其為侵略中國的飾詞，汪等以此作為「對內政策」的中心，實無異於自認其主要任務是替日本的侵略開路。在汪氏談話中關於對內政策，除却「防共」一點而外即一無所有，足見汪輩除却聽命日閥為侵略者張目外，絲毫不能自主，絲毫不能有所作為。然而更其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汪氏表示未來偽政權，除却一切聽命日方而外竟根本沒有對外方針。「我儕方面，擬一切與貴方（指日本）之步驟一致行動」，這是什麼話？汪氏在銖電中明明表示「獨立自由可保」，難道一個「獨立自由」的國家，外交政策竟可一切都俯仰由人，自身毫無獨立運用之權？這究竟是「獨立自由」？還是傀儡附庸？至於王克敏梁鴻志是何等樣人，南北兩傀儡是何等性質，這不單國人皆知，就在汪氏，也一向就標榜着一切都和他們不同。現在不但不惜降志辱身去「一致團結」，並且準備虛心求教，「格外努力，以副此（指日本朝野各方的）期望」，又可見其熱中過切，便不知不覺把自己所已經擺出的身分完全撇開。更就反日心理來說，中國人對日人原無仇恨，一切仇恨都是日閥貪暴殘酷所引起。近幾年來全中國到處都是深刻的血的教訓，觸目驚心，就連一個極愚蠢極頹廢的人也不禁義憤填膺，無法抑制。這一點自然是日人所最感頭痛而且無法可施的，現在汪氏竟自告奮勇準備從教育上從心理上設法緩和，在日方自然是歡迎之不暇。但在事實上血蹟只有用血纔能償清！最後，汪等到現在還侈談三民主義，試問汪等一切作為，究竟根據着三民主義那一點？三民主義是教人反抗侵略，

以革命爭取中國的獨立平等和自由的。投降賣國而口口聲聲不離主義，其實主義自身並不會因遭僭竊而被沾污的投降賣國者只愈自暴露其醜面目而已。此外還談什麼「建國」，其實，至多也只是替日本建國，促中國滅亡。至於「憲政」、「憲法」云云，則更令人絕倒！即令真開成偽國民大會，另產生一部憲法，也不過在天壇賄選兩部反動憲草之外又增加一個「和」製的賣國憲草。根據以上種種分析，當不難對汪等所進行着的偽政權獲得一個很明確的輪廓。在國際方面種種政治理論與思潮對立異常尖銳的今日，各國出現了種種不同的政制，無足異，但像汪氏所籌備的那種政權却還未之前聞。也許這是抄襲着四十年前朝鮮與幾年前偽滿的成案，假如這一新的偽政權真獲實現，其命運也必不免步朝鮮與偽滿的後塵。

一個獨立國家的基本條件是主權，是獨立自主的內外國策，不然則只能算是屬領是附庸。例如歐洲的盧森堡，正是類似蝸角蠻觸的一個小國，但是她介乎德法敵對的兩大之間，並不以國小民寡而喪失其獨立的風格與勇氣。最近德國在比荷邊境調集大軍，致僅有一百八十名軍隊的盧森堡也準備在必要時執干戈以衛社稷，這在汪兆銘輩看來真是愚蠢到萬分；却不知道蕞爾小國正是憑着這一點愚蠢精神纔能生存到現在，這實足使那些一遇見強敵便骨頭鬆軟的人們愧死！

在汪氏那一篇談話中，除了主張張荒謬而外，那種媚外乞憐的態度實與那些最無恥的傀儡們沒有什麼兩樣：一方希求日方予以支持，一方對日本表示感荷，迥非像對中國人說

話的那樣矜持神氣。汪兆銘的蛻變，到現在可算已到極端，其真正面目亦已暴露無遺。日  
閱把解決中國事變的希望寄託在這樣一個人的身下，如果把汪的真相考慮一下，怕也會恍  
然自失吧。

廿九、一、廿二、上海中美日報

汪逆精衛是出賣國  
家民族的罪人

國人皆曰——滿好汪精衛

# 無所謂成功與失敗

新民報

汪逆兆銘出賣祖國，與敵人訂結所謂「日支新調整要綱」，已經充分暴露了敵偽間之陰毒險狠的罪惡。現在的問題，是倭寇爲了要想迅速「結束」中國事變起見，總希望將「新中央政權」可以立刻成功；而汪逆一般賣國賊，則以「假面具」既經戳破，舉世人類都看穿了他們的肺腑，於是所有計劃，又免不了完全失敗。並且有些人還以爲日本帝國主義者這種亡國滅種的「調整要綱」，竟爾有汪傀儡他訂約，不啻敵人之政治陰謀業已成功。而汪逆等「中國之自由獨立可保，三民主義之實現可期」的和平謬語，則從此失了效力，再沒有人會與他沆瀣一氣了。

其實，澈底說來，無論敵人與汪逆，在目前既無所謂成功，也無所謂失敗。何以言之？蓋敵汪密約，乃敵人與汪逆少數賣國賊私相結納之祕密勾當，我們國民政府早已一再宣告中外，凡屬偽組織及偽組織對外所發生之關係，概屬無效。日汪密約，不要說如何如何「集喪權辱國之大成」，縱令條件不苛，我中央政府與我全國人民也根本不會承認他，亦即根本無研究檢討之必要。若果要說敵人與汪逆訂了此項密約，便算日本成功，則敵人過去何常沒有與袁世凱訂過二十一條，試問成功又在那裏？至於所謂「新中央政府」之成立，此不過「維新政府」之擴大組織而已，偽組織總是偽組織，只要中國一天抗戰，一天不承認偽組織，則偽組織之擴大與否？是梁逆？戚王逆？抑汪逆？究與中國何干？所以就倭

寇方面言之，無論有什麼密約簽訂，無論擁什麼賊子組府，都不算是他的成功。要成功，除非把中國人民殺光，或個個人都變成了與汪逆一樣的要心病狂，那才算他征服了中國，那才算他建設了「遠東的新秩序」。然而這可能嗎？中國只要不妥協，不投降，只要繼續抗戰到底，則不特敵人之密約無法實現，偽組織無法安身，種種陰謀無法成功，而且一定是會崩潰，會失敗的。

至於汪逆，他出賣了國家，出賣了靈魂，他早已不叫「人」，他還有什麼成功和失敗？假若要說是成功，也只能算是日本人的成功，而不是汪逆的成功。因為他連「兒皇帝」都不如，日本人要他立，他不敢坐，日本人要他死，他不敢生，大狗叫，小狗跳，叫兩叫，便跳兩跳，他根本不能自主，他只算是日本的特務機關之一，還有什麼獨立地位？獨立人格？他的成功，至多不過成爲溥儀第二罷了，試問溥儀的成功又在那裏？既然沒有所謂成功，就說不上有所謂失敗。

因此，歸結起來，敵偽間的任何勾當，都值得我們重視，最值得重視的乃是抗戰與侵戰之誰勝誰敗。抗戰勝利，則敵人一切企圖都成了幻夢。相反的理由，我們不抗戰到底，則空言反對，也是枉然。本此理由。則所謂成功與失敗者，其權固操之在我，而不操之在人。

二九、二、九、（烈）

## 附錄

# 「新中央政權」是什麼

陶希聖

（中央社香港航訊）陶希聖二日發表「新中央政權」是什麼一文，茲錄誌如次：

米內，有田，在日本議會，宣布他們的對華政策，仍然是以全力支持所謂「汪政權」，我現在要告訴米內有田，和日本國民，「汪政權」是什麼，我也希望我們中國國民，看清楚所謂「新政權」的內容，中日兩國國民，要想取得真正的和平，必須一脚踢開所謂「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以及這種條件之下樹立起來的所謂「新中央政府」。

## 一、日汪條件之苛刻與虛偽

日汪協定的內容，無論文字上怎樣修改和裝飾，簡單，率直的說，日本對於中國，想要併吞滿蒙，獨佔華北，封鎖華南，控制華南，換句話說，日本對中國全部的希望，就是北由黑龍江，南至海南島，上達天空的氣象，下抵地裏的礦藏，中則由東以至於西，北由領海以至於內河，無不佔有，無不控制，

由一方看，日本要以內蒙制華北，以華北制華中，以華中制華南，由他方面看，他要化華南爲華中，化華中爲華北，化華北爲內蒙，化內蒙爲滿洲，化滿洲爲朝鮮。

日本對於太平洋上的列強，則以長城線正太線膠濟線以至於臨海線爲對俄作戰的三道防線，駐紮日軍，他又佔用海南島，三灶島，東沙島，西沙島，南朋島，大鵬灣，廈門，以爲日本海軍根據地，控制廣闊，包圍香港，壓迫廣州灣，對抗海防與新加坡，窺伺菲律賓。

其經濟的手段，則對於中國資源與各種企業，以獨佔合辦協力的方法，不論中國人願意不願意，律加以支配，其經濟的力量，並不來自日本，他的辦法，是搜括中國財政的收入，以爲日本在中國經營各種事業的投資。

在思想方面，日本恐怕中國人感覺他搜骨敲髓的痛苦，將來必起反抗，乃對文化教育加以統制，他要從生理到心理徹底統治中國的國民。

日方已經由汪之手出他提對於中國的全部要求，還恐怕這全部要求比之於今日以前及今日以後，日本軍隊及特務人員已經造成或將要造成的「事實」，萬一有些讓步，他在「要綱」的前面，鄭重聲明兩點，第一點，是普通的既成事實，應依「要綱」所定的原則，慢慢調整，第二點，是特殊的事態，必須至和平恢復，依情勢的發展，再加調整，這就是說，假如「既成事實」比照原則，應當讓步，日方仍要

堅持「既成事實」不使變更，最多只能將普通的事實慢慢的調整一下，除這兩點原則規定之外，在附件之中，處處申述「既成事實」應當繼承或繼續，於是所謂「要綱」，雖然經過多日的談判，簽字立約，依然是一個虛偽的條文，在日方的本意，不外乎要「汪政權」承認既成事實，化爲條約及國內法，一月三日我離開上海時，留信給汪。生說道，「今日祖府不過使不平等不獨立不自由之條件，化爲法律，不過使亡國之即成事實，化爲條件，此外有何意義」，這幾句話正點明日本提出所謂「要綱」而促成汪「組府」的一片用心。

## 二、「新政權」之割裂與空虛

日本軍人尋不着結束中日戰爭的方法，爲了欺瞞日本國民，乃製造一個「中央政府」，而與之締結和約，日本仍然沒有比他們製造「滿洲國」手段不同的新手段，汪在他們的手段之下不過是一個薄儀，周佛海去年四月間也曾對我說過「日本要找一個薄儀，那有比汪再好的薄儀」，換句話說，日本軍人並沒有雅量讓所謂「汪政權」有自存的力量，乃至於有執行和約的能力，他們一方面天天宣傳所謂「樹立新中央政權」，一方面天天加強華北的特殊化，加強「湖北省政府」的組織，加強廣州維持會，並「保障維新政府」的人事和政務，不許變更，他們務必使汪即上台，依然是赤手空拳的空人，毫沒有權，

沒有力，沒有餘地來取得「要領」給與的一點便利，一點優惠，假如其中有一點便利和優惠。

一個政府有兩種現實的物質的基礎，一種是經濟財政，一種是軍事力量，所謂「新中央政權」的經濟財政，基礎在那裏呢，華北的經濟行政，由所謂「華北政務委員會」主持，而得以便宜處置，華北的經濟事業。操在華北開發公司這一類獨佔組織之，「新政權」都不能過問，華中的經濟行政，受中日經濟協議機關的影響，而經濟事業，操在華中開發公司一類獨佔組織手裏，沒有一點經濟力量留給中國人，至於財政金融政策，全要日方「協助」，不能自主的規定，華北的關稅統稅，規定全部或大部歸華北政委會，充作日本對華北的投資，華中的財政收入，現在全在日人掌握之中，「新政權」履行「允許許多條之後，方可以用借款方式發還一點「新中央」的新財政部長的新款，據我個人截至一月三日正午搭船為止所知，不過是希望日方發還關稅四千萬元，日方又說，開辦不多，他只得要求日方五千萬元的借款，其實借款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但是一切財源，都在日人手上，除了仰其鼻息之外，「新政權」連開張也不能開張，至於開張以後，拿甚麼過日子，那就要看「新財長」去年五月早已答應欣然要請的日人財政顧問的無邊的法力了。

說到軍事力量，汪初出重慶的時候，據梅思平報告，日方允許撥給軍械，讓汪訓練軍隊四十個師團，後來汪及其幹部從沒有再聽見日方說過這樣慷慨的話，去年九月，王克敏告訴汪之幹部某君道，「當

初日本請我們出來，也答應過可以訓練十師軍隊，上台以後，這話就沒有了」，可憐的所謂「中央軍官團」，即他們認爲可以統一中國的基本武力者，千難萬難，方招了一批，再沒有第二批可招，其槍械則不發，其制服則不許穿帶出團部之門，其青天白日旗則不許堅立，其青天白日帽章則製成之後鎖進箱籠，不許戴，其教練用器，只有步槍，即二吋口徑的小砲都不許團員見面，一切團務，都要受一位日人少佐教官的支配，那中將教練長，每天要低首下心於此少佐公氣俯頤指之下，這還是「受友邦協助令人感激」的軍事訓練機關，若說那所謂第一集團軍，連步槍都是希世奇珍，而其支配者乃是日人「軍曹」地位的憲軍曹，與中國之上士同級，是大家都知道的。

將來「新中央」成立之後，守衛及警備仍仰仗日本軍隊和憲兵，除非能夠死心塌地把日本軍隊當保自己的親兵，把日本的憲兵看做自己的衛士，誰能否認這個政府是日本槍桿之下的政府，任援這本有幾千僧隊，陳軍手下也有些警察因爲他們要作軍政部長內政部長一度爲周佛海丁默村所阻礙，他們便離心離德，汪進京只好仍然請教日本憲兵了。

日本允許於和平恢復後，隨治安之確立，於二年內撤兵，假定「新中央」成立之後，一年而和平認爲恢復兩年而治安認爲確立則此「新中央」已由日軍省守至三年之久，何況日本要求南京爲維持治安駐兵地點之一，此一「新中央」即會再過二年成爲「舊中央」也不能離開日本軍憲一步，日本軍憲挾持之下

的「政府」還講甚麼「獨立自由」，這不是上欺祖宗下瞞兒孫的話麼？

現在「臨時」和「維新」政府行政的實況，可以供我們的參考，「政府」不能指揮「省政府」，「省政府」不能指揮「縣政府」，上級機關不能指揮下級機關，甚至長官不能支配僚屬，日方各級特務機關，有聯絡，有控制，中國人無聯絡，無控制，一科之中有一個日人，一科便受其指揮，一部中有一位日籍官員，一部便受其牽制，日人的名義叫做顧問，叫做聯絡專員，叫做什麼都不相干，所謂「新中央」不過是「維新政府」的擴大，當然不能把這種實況改革一新，何況在密約上還有多種多樣的日籍顧問職員。

負責的長官家裏，駐有日本憲兵，出門一步，都有憲兵陪坐，到了上海，只可以住虹口，如果這位長官要到公共租界法租界去，都要憲兵知道，每天晚上憲兵把他言行往來作成三份報告，一份到憲兵司令部，一份到特務機關，一份軍司令那兒去，重要的長官總有兒子或近親「留學」日本，我那兩位十幾年老友，雖還沒有上南京任部長，兒子已由一位日本少尉陪在東京了，他們以為日本優待他們的子弟，當做「王子」一樣的待遇，他們不知道北平南京許多要人的子弟，一樣的都在東京作質子。

### 三、日本的交卷主義

這樣條件之下，成立這樣的「政府」，於中國固然有損，於日本却也無益，我現在說明日本方面受不着實益這一點。

依國民的常識，政治的常理，外交的常道，日本對於中國，只有兩條路，一條路是徹底的征服，一條路是及時的講和，日本要征服全中國，是不可能的，他要北至黑龍江，南至海南島，東自東海，西到西藏，都住兵，都遣吏，姑無論他現在沒有充分的國力，即令把國力用盡，勉強做倒，他再拿什麼力量以與列強角逐於世界，還不是很明白的事情嗎。

日本明白不能征服中國，日本國內充滿了「結束事變」的要求，日本國民切望中日戰爭及早停止，及早解決，他們消極的想節省更大更多以致日本國力不能支持的消耗，他們積極的想趁歐戰未停的今日，了結中日事變，發展國外貿易，擴大國外市場，這種迫切的要求，已使日本朝野各方改變了過去兩年半以來的觀感，日本的政黨產業界以至於海軍陸軍統制派，都感染了這種迫切要求的影响。

還在他們面前的問題，是延長戰爭呢？還是結束戰爭呢？當然他們都想結束戰爭，都不願意延長戰爭，什麼一六宣言，什麼近衛聲明，在日本國內漸漸無人感覺興趣，都漸漸無人理會，「汪政權」竟不能給結束事變呢？這個很容易看透的問題，在日本國內漸漸的被人看透。

很明白的，「汪政權」並不能下一道有效的命令，叫中國任何一師一團軍隊停止戰鬥行爲，如此這

般的政府怎能夠與日本政府商量結束戰爭，從日本方面看來「汪政權」不獨不能助成日本少出一國軍隊多撤一聯隊的軍隊，並且成爲日本的一重多餘的負擔，日本人向來把錢看得大的，汪派未上台以前日本要供給活動費，早有不少的日本人說是「不經濟」，還有一些日本人說「錢用得不得法」，上台時日本如不借款，便開張也是困難，走路要日人預備飛機車輛船隻，出門要日人備置哨兵崗位，住居要他們佔房屋騰房屋，日人這樣服侍他們，是爲了什麼？他們無非要派汪派拉軍隊，找名流，到如今軍隊沒有一支，名流沒有一個，已來的人普遍的怠工——國民良心未泯的怠工，再加以不斷的渙散——國民良心發動的渙散，這樣的集團組府，以自存的能力都沒有，那有力量結束中日戰爭，日本豈不明知他們如果以全力支持這個「新政」，不外乎延長戰事，於是乎去年九十月間，日本社會裏面已出現有力的「汪政權不必變論」，自今年一月起，日本言論界已從捧汪一變而輕汪了。

日本果然要延長戰爭，打下去好了，無需乎任何傀儡，更無需乎「新中央政權」，日本果然要結束戰爭，任何傀儡不獨無益，而且有礙，「新中央」也並不比「臨時」或「維新」更有用場，現在，日本軍人已經吹響了法螺，組府也不好，不組也不好，日本對於「新中央」的無可奈何，反映爲汪及其集團在滬四的不生不死。

然而板垣派尤其板垣之下影佐一支，爲什麼要汪上台呢？他們在近衛顯明的時候，進了揚閣，抄了

題目，到現在，他們無論是黑卷也好，白卷也好，總免不了一交，卷雖要交，日期却有問題，如若交卷有礙於日本的外交，或有礙於和平前途，他們也只好延宕，去年十月十日，十一月十二日，今年一月一日，都是影佐周佛海擬下的交卷之期，可是一期延一期，今年二月二十二日，究竟如何？仍然只有天曉得！影佐以「新政權」導演的資格，當然不能自己開口叫他們延期，也只有運用喜多原田促使王梁橫牛阻礙，這個事實，任何人眼下可以看得明白，裝糊塗的只有汪周梅三人而已。

板垣一派以外各方面的日本人，都知道這本卷子還沒有交上去，已經無用，要結束事變，必須另想途徑，就在板垣一派裏面，一樣的在另尋途徑，在參謀本部內，接任影佐職務的某人對人說道：「汪派極好辦，新政府不成問題，可是解決中國問題，還須另找辦法」聽這句話的人趕緊告訴我，我却不願告訴汪，因為他不明白日本人真實的心境。

板垣之下，影佐總是全力支持「汪政權」的吧！但是影佐也沒有準備在汪派失敗之時切腹自殺，他也在預備第二本卷子，他正在製造一個「青年團」，以與汪派對立，他的機關之內，某人正在支持陳中孚的「新同盟會」以與汪派為難，周佛海問他為什麼幫助陳中孚，影佐答覆是「他糊塗」猶之乎周向影佐說：「喜多原田昨晚為什麼叫王梁反對中政會」。影佐答道：「昨晚喜多原田喝醉了酒」。周相信，汪也會相信，日本各方面都在另尋途徑，不過另外的途徑暫下尋找不出來，日本一國要結束戰爭，一面

又不肯放棄侵略政策及征服夢想，其結果只有自造夢境，指着某某爲中國政權，而與之締結全部包含日本軍人理想的和約，名之曰「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他們先交這一卷，以後再交別的卷，只可惜汪「輩子的政治生命，以及天賦的自由權，都隨着這一卷交進去了。」

#### 四、汪派的心境

在這種勉強又勉強，無賴加無賴狀況之下，周梅諸君，以至於汪夫婦的心境，是不是有很高的興緻去到南京成立其所謂「國民政府」呢？我很痛心很率直的說：「他們的興緻不好，尤其是汪口裏興緻最低」。

中日之間，現正繼續民族國家生死存亡的鬥爭，在民族鬥爭裏無論是戰是和，必須自保我森嚴的壁壘，與堅強的陣容，在民族壁壘的後面，戰可以堅持，和可以對等，爲了民族的壁壘，我們要自己約軍事力量，要保持自己的經濟力量，又要保持自己獨立自主的政治立場，和民族國家的政治理想，因此「戰則全面戰，和則全面和」。如果一人或一派失落了民族的壁壘，不獨妨害民族國家，抑且終爲民族鬥爭中的犧牲者，國家對於這種犧牲，永不會有一點兒同情。

汪及周梅的錯誤，就是失落了民族的壁壘，他們走進了日本軍隊憲兵的後方，想在敵營裏面和敵帥

國人皆曰——漢奸汪精衛

講和，且幻想可以獲得獨立自由的條件，成立獨立自由的政府，一念之差，遂至於不可救藥。

由於一念之差，便發生心境上各種的變態，在四個月出生入死的生活中心，我觀察他們一羣的心理，有時寫下一些筆記，下一段是寫傀儡的構成。「其始也覺日人之易與，其繼也覺日人之可親，其終也始發見日人之可畏，而已晚矣，則亦唯有順從之惟恐不及，極其所至，不用思想，不用考慮，只以日方之結論爲自己之結論，不復念及其所以達此結論之理論與理由」。

他們往往笑王梁俯首聽命於喜多原田，殊不知他們自己也是一樣聽影佐的話下面一段，便寫此事。「影喜則喜，影憂則憂，影爲喜而彼則真喜，影爲憂則彼真戚然以憂矣，彼等今日感於影之淚，他日上台，則影險一變，或被調回國而禮之以爲特務長者，必較喜多原田對待王梁有過之而無不及也」。

久而久之，他們的修養就到了。「從影所欲不踰矩」的上乘的境界。反之，其對於中國人則不然，我會記道：「由於羞見長見中國人，乃渡假而惡見中國人，其終乃恨見中國人，久之，乃只信日方，只信日方所引見之中國人，以爲非此無以爲友也，乃至於醫師，術士，肥者，妓女，惟日籍者始爲可憐可親可愛，反之，其對於愛國之同胞，不肯或尙未臣奴於日人之下，尤其不肯同沐而「下水」者，只有一念曰「殺」，於是乎堂皇之偉大人物，一化而爲了獸村，除了獸村之賊殺行爲以外，吾不復發見國權有何種之政策與政術，被以爲天下人有錢可買，而有餘可伏，彼不知今日之事，乃民族鬥爭，一般人雖爲

生活或人事之拖牽而受錢，然良心未泯者，莫不怠工，良心已泯者，本無工可作，至於鐘，則老子有云：「人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彼乃不知也。

丁默村及其部下，也并不是居心殺人，他們會屢次建言於周佛海說道：「殺人要適可而止，否則國人的反感可怕」。我會寫此事道：「彼皆有淚之人也，而亦有血，彼惟缺骨而已，甚於骨之缺乏，乃至於事事以日人爲可信可視，不復記憶日本軍隊現在戰場之上向我同胞之軍民開砲，於是透子爲質於東京，留家爲質於滬西，再欲自異於王梁，或欲自拔於儕類，而亦無由拔起，則惟有鼓起自殺自戕之心，一不做，二不休，只恐朋友之不同流，惟恐同胞之不下水，尤恐妻孥子女之不甘心爲日本之臣奴，於是其初則頹唐浪漫怠工，其終則鼓勇之邁進，此其中，有多少之血淚，以與其工作相抵，吾至今始知石敬瑭，張邦昌，劉豫，史天佐，皆并無快樂逍遙之心境，未必不由於不得已，以至於得已亦不已也。

## 五、條件與政權

總之，我們對於所謂「新政權」，一方面要看看其條件之苛酷與廣泛，在這種條件之下，「新政權」只是化既成事實爲條件，再化條件爲法律的一具助人工的機器。

他方面，我們要看清楚縱令日方的條件好，這樣不能自存，不能自立的政府，在日方軍隊憲警挾持之下。也只能夠「送」，不能夠「取」，即令日方的條件好，他們也無力量收得回來。

由日本方面看來，「新政權」決無能力以結束事變，在國際外交上，在對華政策上，「新政權」是一個障礙，至少也絲毫沒有裨益，「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以及「新政權」，終必為日方所廢棄。

即令現在的時機很晚，我仍然揮我的血淚，希望汪及周梅懸崖勒馬，放棄如此條件之下一切活動。

(二十九年二月二日)

### 實行三民主義

### 完成抗戰建國

# 我家脫險的前後

陶琴薰

我的父親——陶希聖先生，在去年八月二十六日上午離港赴滬，今年一月三日離滬返港，計算起來，他在上海只逗留了四個月。但，這短短的四個月的時日，在我們和他自己却已感到太冗長太難挨了。

我雖是一個稍大的孩子，但父親從來不和我談什麼政見。不過自出國到香港以後，父親和母親憂愁悲傷的情緒，却是我看得出的，尤其是在他離港的前夕，向我說的那一段沈痛的談話，是我永遠不能忘記的。他說：

「春秋時代，楚國有兩個人：一個是伍子胥，一個是申包胥。他們二人是好朋友，但他們的志向却完全相反。伍子胥對申包胥說：「我立志要亡楚」。申包胥發着誓的回答道：「我立志要存楚」。這是一個有名的故事。現在，我要到上海去，爲的什麼呢？周佛海，梅思平兩先生立志要送汪先生進南京，我立志要去阻止他。我留在香港沒有用，一定要到上海救出汪先生去。我要保存中華民國的體面，要去把「主和」與「投降」兩件不同的事分開。

「我是一個書生，過去的幾十年，本着祖傳的家教，研究了十幾年的法律，我不會作過一件不起人的事。然而從前我把周佛海梅思平引見汪先生，現在竟成爲我良心上的苦痛，這是我跟隨汪先生十餘

年來唯一對不起他的事。現在我便是想賭着生命到上海海去糾正他們，以盡我心。

「我早已告訴過你們；我的生命安全是絕無保障的。今天我活着，也許明天我就死了。上午我是和你們在一起，下午或者就會遺棄下你們。這一次的走，尤其是可悲的。以後我四週的危機會更多些，更密些。你們是知道我的，留下的那一束我的日記等待我不幸的死後，你們再細細地看吧！」

果然，在他到上海後，最初他忍受一切刺激，並不感到意外的苦痛，只盡可能的向他們陳說一切利害關係和阻止他們的組府。他會將偽政府的成立期拖延了兩次——十月十拖至十一月十二日，又拖至今年一月一日，眼看噤一月一日又被拖延過去了。這種舉動，竟使周佛等由公怒而引起私仇了。他們不但在他的四周又另增了些舊的刺激和新的恐怖，並且決定如果這一次組府再因他而不得成功的話，他們一定要以暴力處決他了。所以後來父親的每一封家信中都含有大量的沉痛之語，不過當時我們這些小孩子並不分明瞭其中的許多內幕，只在他十月二十日的信中看到：「我自投到山窮水盡的境地，又不肯作山窮水盡的想頭。譬如污泥中的一粒黃沙，自己不想作污泥，却已經是污泥中的一份子了。有時一兩個好友在一起，談起現在我們所處的環境，總覺得只有研究如何的死法：投水呢？觸電呢？自戕呢？然而這一粒黃沙還有留戀着不能死的必要。我的名譽地位，是我自己從千辛萬苦中奮鬥出來的，爲什麼我要讓它們埋沒在污泥中，自尋毀滅！」十一月九日的信却寫：「現在前途已有曙暈，斷不致於竟落於奸

人之手，故我心漸有生機，只要良心自問可求適當方法以無愧，不必求人諒解。終必爲人所諒解。一天陰霾或可由此而散也。兩三月後，行蹤可定，望忍一切痛苦以待之。此行不虛矣。」十一月廿二日信又云：「你們欲來滬，極爲安慰懽忻。我月底以後，個人生活恐有大變動，然此變動全合于你們之心意，故你們之來，不但可堅定我心，且可從中幫忙。」

那時我和母親便知道他想回港而不能，所以我們便計劃看到上海去將他搬回來，不過具體辦法當時尙未想到。直至十一月二十五日，朋友某君自滬來港，告知我們父親在上海的生活是如何的苦悶，如何的受刺激……之後，我們便決定將全家大小六口性命搬到上海換父親出來了。十二月十三日那天，我們便出人意外的全家到了上海。

在那裏似乎很快樂很鎮靜地住了兩星期，我們所期待的一日終於來到了。

那是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上午父親出席幹部會議，晚上父親面色蒼白的回家來，告訴母親，日本所提的亡國條件都已談好，自二十八日起便要開會作最後的結束了，參加這結束談判會的人，汪先生已指定爲陳公博，周佛濟，梅恩平，林柏生和陶希聖——我的父親。而陳公博先生已定於二十八日上午乘輪返滬，避開這結束會談。父親也是決意不參加不簽字的。經過了一夜的磋商，第二天清晨起，我們便開始實行我們的計劃了。

二十八日的早上，母親持着父親寫給汪先生的請假信，向家人宣告父親生病了。一月二日以前的數日中，來的客人都被攔駕。父親自己也只出去了兩次：一次是在一月一日早上到汪公館去賀新年；一次是二日下午汪夫人約他去談話。然而這幾天內，母親却真忙得不亦樂乎：一方面要盡可能地假作鎮靜，什麼買東西呀，上公園呀請太太們來玩呀，……一方面却要就心父親旅途的危險和以後我們的生命安全。一月三日的上午，父親便與高宗武先生在人不知鬼不覺中離開了鬼門關——上海了。

父親走後，我們坐在屋中，說不出心裏是喜，是苦是樂，只是在他「安抵香港」的電報尚未到達我們手中以前，我們確會懼怕得坐臥不安呵！尤其是知道了周佛海等已在起疑心，我們更不能安甯。五日的中午，我們將父親留給汪周等人的信分發去了。立刻，那些會想到過的恐怖，便裏滿在我們的四周甚至於父親的幾位學生。他們一方面命令手下將宗武先生的親屬多人捕去，一方面使人通告我們即速搬入愚園路一一三六弄漢奸集中營，想對我們這幾個吃盡辛苦的可憐孩子施行扣留的手段，幸虧朋友某君在汪面前力陳：「如此應付，實為汪先生之恥」。我們才未被遷入。可是住宅四周特務員看守，却夠嚴密的呵！

八日晚上，汪特派某先生來見母親，強迫母親拍電促父親時返，被母親理直氣壯的拒絕了。當時瞭明知我們的性命完全要由他們支配，可是父親已走，即使我們真會被處死刑，又有什麼關係呢？所以，

看到某先生掃興而去後，我們也不過嘻嘻地笑一陣罷了。恐怕密查我們，我們却泰然地過着。這是不可以算爲一羣大膽的孩子呢？哈！哈！

母親究竟是母親，看到我們嘻嘻哈哈的無憂面孔，真是心痛極了。所以九日，十日，十一日三天內，她獨自去把船票購好，準備秘密的帶我們再冒一次險，跑回香港去。可是，十一日的晚上，朋友某君忽然跑來，神色蒼忙的告訴我們：「愚園路的人都知道你們十三號要去了。不是好玩的呵！這個險冒不得的，被日本憲兵抓到虹口，可就沒有活路了」，商量了一夜，不得已才想到只有到汪先生處前去請命。十二日上，我與母親和汪先生夫婦談了兩個鐘頭，最後才蒙准母親攜帶兩個小弟弟去滬。但我和大弟三弟不走爲條件。於是，十三日下午，母親便帶走了兩個弟弟。遺留下我們，在特務人員周密監視中過日子。

從碼頭上回到家中，我不知道我的心是如何一種滋味。危機備滿的住宅裏，如今只剩下我們姊弟三人。唉！真可恨！漢奸們把我們的好爸爸好媽媽弄得不能看顧我們了，却要我照看兩個弟弟！

當然囉！那種軟禁生活，誰也過不慣的，連吃夠苦頭受夠折磨的父母親都耐不住，何況我們？而且我又不敢担保兩個弟弟的生命安全，就是我自己逃性命也是很險的呢！

陳曉在接到母親的「安撫」電報後，我反心慵起來。馬上出去打聽船期，知道二十一日有一意國郵船由滬開港，心裏先就放下了一

塊石頭似的。扳起手指算算，十八，十九，二十，囉！還有三天工夫，慢慢地辦吧！

真可謂「天無絕人之路」，十八日下午，那位隨父親同行的某君忽然祕密返滬了。我得知他住在某飯店中後，就偷偷摸摸地跑去找他，和他幾哩咕嚕地商量了半點多鐘，才又偷偷摸摸地跑回家。汽車夫問我會到那裏去了？我說：「出去走走，不要你管。」真的，咱們的事，你配管麼？

晚上持着醫生證明書，到某君處去，當我請代為購票時，他忽然告訴我：「留神一點吧！你們的汽車夫被七十六號收買了，知道麼？」一句話，像個大霹靂般，將我嚇得呆了半天才緩過氣來。這才明白爲什麼汽車夫要問我到那兒去了的？回家時，在大門口站住，從燈光下朝四方一望，呵！那兒不是幾個大男子漢直朝這邊窺視麼？嚇得我一口氣跑上樓去。這還了得，外面那幾樣看守住，裏面還有着一個作內應的探子，瞧我們三口小命怎麼逃得出他們的「天羅地網」？……一夜照例失眠。白日落下去的石塊猛地又壓上心頭。

第二天便不敢再獨自出門了。只設法請了親戚太太來，用一篇假言語，騙得媽將我收拾好的一包衣物帶回媽家去。晚間又設法使人送去一大包。竟沒有一個人對我的行動稍有猜疑。心中似乎又感到鬆了一點。

二十日早上，我靜靜地乘汽車到某女中去投毒。下車時吩咐汽車夫——那個漢奸：「下午兩點鐘來

接。」他得意洋洋地將車開走，我也得意洋洋地喊了一部人力車跑去找某君，商議了一陣，再出來時，風雪已經載途了。獨自個蹣跚地在雪地裏走了半天，才乘車到公司裏去買了一口小皮箱，攜到某太太家中，又向她說了一假話哄得她一點也不疑心地幫着我把兩包衣物盛好，然後我再繞到某飯店中將某君歸來的船票拿回。仍是得意洋洋地回家去。門外徘徊着的幾個人，雖也在驚奇我的早歸，但他們怎能知道我究竟會幹了些什麼事呢？

下午和大弟在樓上「咚！咚！咚！」的將些行李箱件整理齊備，晚上九點多鐘才把一個老僕喚來，依樣葫蘆地將那兩套假話向他訴了一遍，又把家事託付了一陣。於是，事情就辦得差不多了。夜裏雖然沒有整夜失眠，半夜不會合眼却是真的。

二十一日清晨，還是坐着汽車到某女中去考試，告訴車夫：「下午有口試和體格檢查，四點鐘來接。」他嘻嘻地將車開走了。我呢？也匆匆地往外便跑，剛要喊人力車的當兒，「嗚！嗚！」兩聲，那汽車夫却又把車子開回來啦！我慌忙一轉身，躲入一個小弄堂裏，偷眼望着汽車真的開遠了，才鬼鬼祟祟地鑽出來，踏上一部人力車便趕到某太太家中。好在那會兒風雪很凶，某太太也就不覺詫異。不然的話，我這麼個戰戰兢兢，話也說不出來的神情，算是怎麼一回事呢？可憐……

休息到九點半鐘時，兩個弟弟才冒着風雪來到，提着唯一的行李——一口新箱子。我們默默地踏着

雪走了。會見某君後，一塊兒去到碼頭，設法躲避了檢查與盤問，心懷鬼胎上了船，找好房間，這才喘出一口氣來。三弟已經是凍得發抖了！

在船上，相依爲命的姊弟三人，竟被安置在三個不同的房間裏，而且用了三個不同的姓氏，這也是一件值得苦笑一聲的事吧！

船未開出吳淞口以前，我的心簡直跳動得太厲害了。我幻想着我們會被日本憲兵查出來，捕到虹口去；或者丁默邨的嘍囉們會把我們解往極斯非而路的七十六號裏，「噫！噫！」兩響就斃死了我們。那個地方，嘿，聽說害死了不少無辜的人。再不然的話，也許汪先生又會叫我們住在「一三六弄裏」，等父親母親回滬才放出來。但父親若回上海，我們自由了，父親就死了。唉！想來想去，頭都想昏了，只是沒有一件比較和平安靜的事。這世界，真可怕！真可恨！

像做了一場離奇而又險惡的夢般，現在我們已脫離了那些魔鬼一樣殘酷的漢奸的手掌了。我們回到了溫暖的「家」，不但會見了父母親，而且見到了父親公佈的日本滅亡中國的條件。不過，我們雖已走出死路，父親的二十幾位同志却還沒有方法走出呵！我們能因歡樂而忘掉那些和我們同樣不幸的人麼？

兩三年來，我和五個弟弟隨着母親，從北平逃至南京，武漢，又走至重慶，成都；更轉道昆明來到香港：這一次又自香港冒險地跑到上海。現在：歷盡千辛萬苦，我們已感到：日本人的手段毒辣，漢奸們的手段更毒辣；日本人可以亡中國，漢奸們更可以亡中國！只有祖國的一切是可愛的，可敬的，可留戀的！

# 一片討汪聲

## 教育部各省民衆教育館館長訓練班

（銜略）汪逆兆銘，無恥宵小，於前歲抗戰正酣時，存傀儡領袖之私慾，唱奴隸和平之謬論，此種奸謀，迭經我總裁所揭發，國人所共棄，近復甘冒不韙，與敵閥訂定密約，不惜將國家所有之精神物質，一併斷送，較袁氏所簽二十一條，不知苛毒至若干倍，喪心病狂，狗彘不若，學員等責在教民，來已受訓，誅奸揭懸，何敢後人，用是申電致討，誓爲三民主義而效忠，尙冀全國同胞，在我總裁領導之下，一致興起，撲滅此獠，爲建設新中國而戮力，臨電憤激，諸維鑒察，教育部各省民衆教育館館長訓練班全體學員同叩。

## 于學忠等

（銜略）汪逆兆銘叛黨賣國，奴顏事仇，學忠等業於去歲十月二日電請聲討，茲復據各方情報，汪逆近更變本加厲，與敵簽訂亡國滅種密約，聞悉之下，不勝憤慨，夫汪逆種種醜行，早爲國人所不齒；

國人皆曰——漢奸汪精衛

雖三尺童子，莫不洞悉其奸。好善惡惡，人有同情，無論其如何欺騙，絕無毫末之影響，且汪逆業經中央開除黨籍，並明令緝拿，刑餘逐竄之人，以何資格與敵簽約，其所簽密約，更何以發生法律上之效力，荒謬至此，本可置諸不議不論之列，惟以該逆假借名義，號召嘍囉，倡言和平，認賊作父，爲國家民族之罪人，實百死不足以蔽其事，茲爲申明法紀，維護正義，學忠等謹率魯蘇將士，及全體民衆，在鈞座領導之下，作討逆先驅，剪除元凶，殲滅倭寇，用以完成抗戰建國之大業，臨電不勝迫切待命之至，于學忠、沈鴻烈、韓德勤、李明揚、李守維、繆徵流、牟中珩、周復、馬元放、吳化文、劉桂堂、王靜軒叩歌。

### 黃旭初等

（銜略）汪逆兆銘私通敵人，背叛黨國，罪惡昭著，中外咸知，猶以倡導和平，搖唇鼓舌，以冀欺惑我民衆，近復利令智昏，竟與敵簽訂亡國協約，我總裁於告友邦及全國民衆書中，斥其奸邪，詞嚴義正，現在敵國泥足益深，勢成弩末，我方愈戰愈強，已接近最後勝利，旭初等守土有責，在我領袖指導之下，秉承中央一貫國策，率領全省軍民，繼續奮鬥，以完成抗戰錫奸建國之大業，謹電呈察，伏乞垂鑒，黃旭初、黃鍾岳、邱昌渭、雷沛鴻、陳雄、蘇希洵、呂競存、張君度、曾其新、梁朝璣、孫仁

林叩齊。

## 貴州省會鋤奸討逆大會暨春禮勞軍運動及征屬懇親週宣傳

### 大會

(銜略)敵寇妄倡「東亞新秩序」，蓄意亡我，凡我國人，均應擁護國策，抗戰到底，粉碎日閻迷夢，乃有少數敗類，如汪逆兆銘之流，竟敢通敵賣國，爲虎作倀，最近汪逆且與敵寇簽立賣國密約，不惜斷送我整個國家民族，似此認賊作父賣國求榮，其罪惡實浮於秦檜、劉豫、張邦昌之徒，誠狗彘不食其肉，本會謹率全黔同胞，聲罪致討，與國共棄，并誓死擁護中央抗戰到底，爭取最後之勝利。貴州省會鋤奸討逆大會暨春禮勞軍運動及征屬懇親週宣傳大會叩灰。

### 李漢魂等

(楊略)汪逆兆銘，虺蜴爲心，豺狼成性，於全國上下同心禦侮之日，甘受敵閥利用，認賊作父，爲虎作倀，近年以來，謬倡「和平」運動，鼓其簧舌，淆惑人心，冀遂伊人傀儡組織之迷夢，近更包藏禍心，與敵簽訂密約，即所謂「中日新關係調整要綱」，各項規定，直謂我國政治經濟軍事教育一切機

構，統一於敵人支配監督之下，使吾人喪失立國要素，以淪於萬劫不復之境，其苛酷程度，視袁世凱之二十一條件，不止倍蓰，其窮兇極惡，較歷史上著名之張邦昌、李完用等，亦罪浮百倍，我 蔣總裁發表告友邦及全國軍民二書，既已嚴詞申斥，全國各地，亦紛起響應，聲罪致討，現抗戰進入第二期，敵我勢無兩立，而一年來鄂北湘北粵北諸役捷報紛傳，我愈戰愈強，敵愈戰愈弱，迭獲事實證明，抗戰必勝，建國必成，已成全國一致堅定之信念，汪賊倒行逆施，其條約之本身，在國際絕無發生效力之根據，而禍國陰謀，完全揭露，在國內尤無盜竊神器淆惑人心之可能，漢魂忝主粵政，誓率全省人民，在我領袖指揮之下，秉承中央一貫國策，繼續奮鬥，務合羣力，撲滅此獠，為粵人殲除桑梓之敗類，為黨國肅清叛逆之蝥賊，謹電奉告，無任神馳，李漢魂、何彤、顧翊羣、黃麟書、朱暉日、胡銘藻、許崇清、羅翼羣、吳飛、劉志陸、曾養甫、劉佐人。叩真。

## 越南南圻華僑救國總會

（銜略）汪逆精衛，卑鄙無恥，通敵賣國，罪不容誅，早為國人共棄，一致聲討，汪逆如天良未泯，應早自殺，以謝國人，無如近復怙惡不悛，變本加厲，與敵人簽訂所謂「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不惜斷送國家民族生命，淪世代子孫永為奴隸牛馬，以博取偽傀儡政權之成立，喪心病狂，莫此為甚，披

讀之餘，至深痛憤，汪逆早經我國府通緝，爲一罪大惡極之在逃重犯其一切言行，絕不發生絲毫效力，無論與敵私訂任何協定，僅屬汪逆個人之賣身契約，徒暴露其奸謀毒辣與敵人蓄意吞滅吾國獨霸遠東之野心而已，本會誓率四十萬華僑，竭誠擁護中央抗建國策，以根本粉碎敵人陰謀，爭取國家民族生存獨立，尤懇中央大張撻伐，早日撲滅此獠，以免貽羞國族，而絕奸邪，越南南折華僑救國總會謹率四十萬華僑同叩。

### 新加坡星洲日報聯合時報星中日報及檳榔嶼星檳日報

重慶中央社鑒：我國報界討汪宣言，本報等拜讀之下，熱烈擁護，此種簽約賣國，罪無可道之漢奸，應予早日逮捕，吾人保證，絕對遵守。蔣委員長告國民書之訓示，並請貴社將此電轉達中央政府，各軍政機關，各團體及全國民衆。新加坡星洲日報、聯合時報、星中日報、及檳榔嶼星檳日報等叩。

### 泰國華僑各界抗日救國會

(上略)汪逆寡廉鮮恥，近竟喪心病狂，變本加厲，與敵秘密簽訂「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及其附件，此種漢奸簽訂之賣國條件，正如蔣委員長歷次所昭示，其對內對外，決不發生絲毫效用，本會矢

忠國族，擁護抗戰，對此盜賣國族之汪賊，誓加扑殺。泰國華僑各界抗日救國聯合會叩文。

## 華北戰地督導民衆服務團

（銜略）汪逆兆銘，叛黨賣國，認賊作父，近復簽訂倭汪密約，直欲以萬衆萬世之呼吸，竊換一己一時之權位祖孫同恥，神人共棄。而牝逆陳璧君，不知勸夫悔罪，反而助紂爲虐，彼兩逆者，罪逾南北王（克敏）梁（鴻志），孽重秦檜夫婦，本團誓願督導華北戰士民衆，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一致擊討，大張撻伐，殲民族之敗類，樹國家之正氣，共滅倭奴，爭抗建之必勝必成。華北戰地督導民衆服務團叩文。

## 暹羅華僑抗敵救國後援會

（上略）汪逆精衛，自發願電，已爲國人所共棄，近且認賊作父，甘爲民族敗類，與敵人簽定賣國之日汪協定，其苛刻更甚於二十一條件，實集古今來漢奸之大成，其罪尤浮於秦檜、劉豫、張邦昌之流，縱令袍笏登台，表演一齣傀儡劇，決其曇花一現，徒自遺臭而已，本會誓盡棉薄，爲政府後援，以期滅此朝食，用絕敵人以華制華之迷夢，俾迅獲最後勝利，而復興我中華民族，謹電佈忱，敬祈亮察，

遷羅華僑抗敵救國後援會叩東印。

## 廣西省黨部

(銜略)汪逆奴顏婢膝，認賊作父，與敵人簽訂賣國密約，聞之曷勝憤慨，誓率全省民衆一致聲討，務期掃除姦凶，殲滅敵寇，以實行三民主義而完成抗戰建國之大業，中國國民黨廣西省黨部叩齊。

## 駐安南總支部

(銜略)汪逆叛黨，拍賣國家民族，務懇嚴令緝拿，殺此兇頑，以肅紀綱。又國民黨駐南洋荷屬日里直屬支部，通電討汪，略謂汪逆倒行逆施，胆敢以國家民族爲犧牲品，與日敵大訂其賣國協定，似此危害國族之妖孽敗類，實爲國法所不容，本部竭誠擁護本黨總裁，肅清一切國賊漢奸，堅持抗戰到底，不達目的，決不中止。中國國民黨駐安南總支部。

## 萬縣全體機關團體

(銜略)汪逆竟與敵方密訂亡國條約，其喪盡天良勝於秦檜；出賣民族，勝於項城。吾縣各界民衆

，誓在中央領導之下，誅戮此獠，用申國法。萬縣全體機關團體及七十五萬民衆叩。

## 張發奎等

（銜略）最近中外報載，汪逆兆銘，與敵簽立賣國密約，陰謀暴露，人天共憤，寇於湘粵新敗之餘，知武力不足以吞滅中國，乃不惜運用卑鄙鬼蜮之手段，誘使寡廉鮮恥之汪逆兆銘，共同密訂所謂「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其苛酷刻毒遠過於民四之二十一條，乃汪逆喪心病狂，途窮日暮，竟於去年十二月三十日欣然簽字於上海，似此民族巨寇，國家蠹賊，不惜使我禹甸神州，淪爲三島附庸，更欲盡取我黃帝子孫之骨肉，藉供寇南侵北進之資，泯滅天良，莫此爲甚，此次陰謀揭破，一切詭計，無所遁情，以往飾辭，均形暴露，所謂「和平運動」，實卽爲虎作倀之變詞，所謂「協力提攜」，無非巧取豪奪之代語，凡我華胄，曷甘污蟻，發奎等戡守南疆，志堅殺敵，檢閱汪逆賣國約文，令人髮指，不加聲討，無以張民族之正氣，故謹率本戰區全體將士，誓乘抗戰建國之決心與吾全國民衆共礪橫磨，除此梟獍，肅清妖氛，還我河山，臨電激昂，諸維垂察，張發奎等元印。

## 重慶市臨時參議會

汪賊兆銘，賣身投敵，辱其祖宗，穢其妻孥，猶復怙惡不悛，與寇私訂密約，妄欲舉我四萬萬五千萬人民，淪爲奴隸，自絕國人，全無心肝，雖約文同於戲紙，不足輕重，然奸究究未伏誅，應張撻伐，謹電布臆，還希一致聲討，以肅佞詞。民族幸甚，國家幸甚，重慶市臨時參議會叩復印。

## 江蘇省黨部等

（銜略）近日中外各報，披露日汪密約，綜觀其內容，較之民四二十一條件，尤屬陰險毒辣，汪逆兆銘，爲逞一己之私慾，竟不惜認賊作父，簽訂賣國條約，夷中國爲日本永遠之附庸，陷民族於萬劫不復之慘境，苟不喪心病狂，甯忍出此，汪逆年來高唱和平謬論，不曰「爲解除戰區民衆痛苦」，即曰「祈求榮譽的和平」，國人不察，或不免爲之麻醉，今茲密約公布，汪逆奸謀毒計，業已昭然若揭，全國民衆禦侮之意志益堅，漢賊不辯愈明，應即一致聲罪致討，蕩滌漢奸腥羶，掃除抗戰障礙，本部等誓在總裁暨中央領導之下，督率同志同胞，奉行中央國策，擁護抗戰到底，尙希共起奮鬥，肅清敵倭，克復山河，完成抗建使命，實現三民主義，國家幸甚，中國國民黨江蘇省黨部，江蘇全省保安司令部特別黨部，陸軍第××軍特別黨部同叩文（十二日）。

## 京斯敦國民黨支部

林主席 蔣委員長鈞鑒，汪賊賣國，懇即查辦，京斯敦國民黨支部。

## 京斯敦中華救國會

林主席 蔣委員長鈞鑒，汪賊賣國，罪在不赦，仰懇鈞座即予嚴懲，以肅法紀，京斯敦中華救國會。

## 陳誠等

（銜略）汪逆精衛，反復小人，卑污成性，前歲背叛黨國，拍發豔電，認賊作父，狂吠和平，凡我血氣之倫，莫不欲得甘心，近復密訂賣國條約，如果逆謀得逞，勢將使中華民族蒙百世難滌之羞，淪世代子孫於萬劫不復之境。亡國滅種，何待武力侵略，喪心病狂，實屬古今駭聞。誠等凜漢賊不兩立之大義，本有敵無我之決心，誓率全省三千五百萬民衆，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滅此國賊，以維正義，滅彼頑寇，用奠邦基。謹布區區，伏維亮察。陳誠、嚴立三、石瑛、苗培成、張難光、時子周、林逸聖、趙志克、黃仲恂、程汝懷、鄧朝俊、阮齊、汪以南、韓濬、張亞一、傅光培、羅楚村同叩。

11.8.10

1115

323.1

